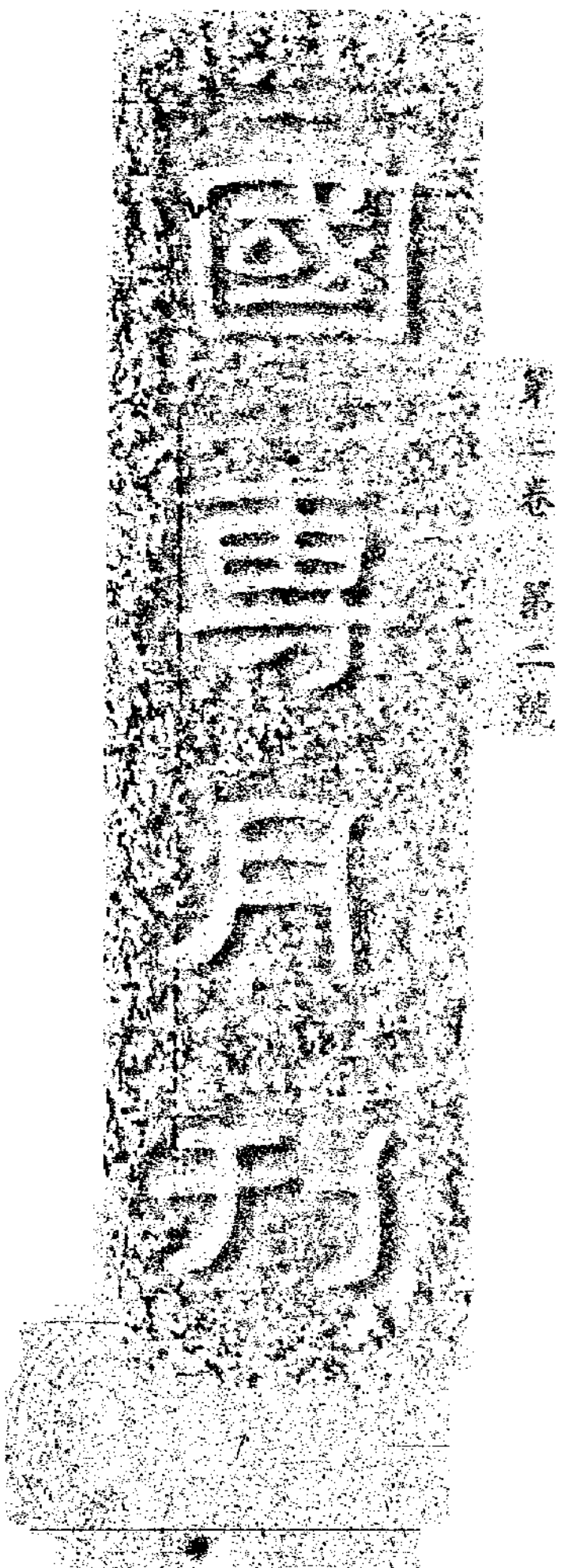


請文抄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十五日



目 要

說文異字而偏旁全同之比較	馮 振
論語講疏	顏揚生
中國政黨探源	戴傳安
對於國學之新認識	劉斯楠
清代詩史緒論	錢大威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考	陳光漢
杜陵詩史之批判	吳之英
夢若食詩話	趙宗湘
讀史餘論	錢壽孫
文苑	任家榮
	王蘊常等

無錫 光華商店

本店經售日常用品，男女絲線紗襪，西裝襯衫，化妝香品等，無不搜羅俱全！

專門代做運動衣褲，學校球隊名字，來樣照做，字體大小不拘，字料採用名貴呢，耐用，美觀！！

代定美術草地，辦公室，書房，會客室、最為相宜，冬暖夏涼，無過于此。價廉物美，允推獨步！！

代結絨線衫，代辦繡花枕套，手巾，實用，富麗，取價低微，歡迎惠顧！

地址：城中大市橋街

電話：八七六號轉

底稿為憑不准轉載

請聲明由任家梁介紹

國專月刊目錄

論著

說文異字而偏旁全同之比較……………馮振

讀經發疑(論語)……………虞以道

論語講疏(續)……………顧惕生

光熹歷錄(五則)……………黃光熹

中國政黨探源(中)……………戴傳安

對於國學之新認識……………劉斯楠

清代詩史緒論(續)……………錢大成陳光漢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攷……………吳之英

咏琴軒隨筆(二則)……………王先獻

杜陵詩史之批判……………趙宗湘

書法索原……………葉煒白

談叢

夢苕盦詩話……………錢萼孫

讀史餘論……………任家梁

讀詩偶識……………王先獻

文苑

人境廬詩草箋注序……………馮振

文
人境廬詩草箋注序……………王蘧常

包彥之先生墓表……………顧惕生

夏鳴隨筆……………鄧夏鳴

詩……………錢萼孫等

詞……………馮蕙心等

校聞……………編者

說文異字而偏旁全同之比較

馮 振

一兩字俱爲偏旁全同之會意字因其部位不同而其義遂異者

如古與叶。俱从十口。棗與棘。俱从二束。戊與伐。俱从人戈。束與困。俱从口木。叶與占。疑本一字俱从口卜。步與𠂔。俱从止𠂔。仄與𠂔。俱从人厂。𠂔與𠂔與曰。俱从六又。又呆與東與杏。俱从日本之類是也。本末亦俱从木一天立夫俱从一大父从又舉杖尹从又握事丑从又象紐之形此或非會意字或其偏旁形似而意別皆與此例微異

凡兩字俱爲偏旁全同之會意字。因其部位不同。而其義遂異者。必其所會之意。即繫於其部位。如古與叶雖俱从十口。而十口直下。猶言十世相傳。故古而非今也。十口相竝。猶言十人合作。故叶而非各也。棗與棘雖俱从二束。而棗高棘低。故棗重而棘竝。戊與伐雖俱从人戈。而攻守不同。故戊藉戈以自衛。伐與戈以俱前也。束與困雖俱从口木。而結束必就木中。困圍必就木坻。困守宜平看步與𠂔雖俱从止𠂔。而兩足前後。所以爲步。兩足左右。所以爲𠂔。步與實皆象形仄與𠂔雖俱从人厂。而人在厂旁。所以爲仄

說文異字而偏旁全同之比較

。人在厂上。所以爲𠂔。𠂔與𠂔與曰。雖俱从六又。而兩手正舉。所以爲𠂔。兩手反舉。所以爲𠂔。兩手上拱。所以爲𠂔。兩手下掬。所以爲曰。收神曰實皆象形呆東杏雖俱从日本。而有上中下之別也。省古文𠂔與𠂔皆从目少衍與𠂔皆𠂔水行而所異之義不能就部位顯之疑省衍爲會意字𠂔衍爲形聲字也

一兩字俱爲偏旁全同之形聲字因部位不同而其義亦異者

如句與叫。嘆與暮。謨之古文含與吟。召與叨。嚳之古文或體。皆與謀。旱與𠂔。杼與柔。𠂔。柔之篆文與𠂔。袍與袞。褻與裸。羸或怡與怠。慤與慨。忠與忡。幙與慕。恭與拱。憫與憫。𠂔與念。愾與怒。拱與𠂔。披與𠂔之類是也。𠂔之與𠂔聲意互易柔从辛聲𠂔从宰省聲𠂔从龍聲𠂔从𠂔省聲𠂔从𠂔安聲𠂔从𠂔聲雖偏旁全同與此有別

凡兩字俱爲偏旁全同之形聲字。因部位不同而其義亦異者。則兩字必非一時一地所造。有已見偏旁全同之字。而故異其部位以別之者。有各不相謀。而所造之字。偏旁全同。又同其部位。而其義迥不相涉。遂易其一字之部位

以避雷同者。至其兩字之孰先孰後。則不可考而知矣。

雖然。偏旁全同之形聲字。其部位雖異。而其義不異

者。大率先於其部位既異。而其義亦異者。蓋以形聲之字

。與時代遞增。字少之時但諧其聲。已足以識別。故不定

其部位。而偏旁無妨互易。字增之後。偏旁全同者。已有

其字。徒聲不足以顯其別。故並異其部位以別之。斯則文

字遞增自然之趨勢也。是與暉併與悲忙與忘亦同此例惟暉
排爲新附字忙說文所無爲後出字

一兩字偏旁全同因部位不同而一爲會意

爲形聲者

如走與徙。徙之幸與美。什與千。意與情。芹與斷。

言與奇。詳與善。篆文集或體之與推。屋古文與垢之類是也

君从尹口呀从口
伊省聲與此微異

凡兩字偏旁全同。因部位不同而一爲會意。一爲形聲

者。蓋以兩字之偏旁雖盡同。而所以組織其偏旁以成一字

之意義全異。會意必其偏旁皆意形聲
則其偏旁爲一意一聲則其字不容以不異也。

要之始造此等字之時。必各不相涉。其偏旁之全同。亦偶

然之事耳。

讀經發疑 論語

虞以道

余曩讀論語，至「割不正不食」，不解其意，既而讀朱注，則愈惑焉，其說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又曰：「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是則朱子竟以割訓切，正訓方矣，夫一牲之肉，豈能塊塊皆方哉，既不能塊塊皆方，則不方者，將與誰食乎，聖人之一言一行，皆作爲天下後世法，果爾如此，則又豈足以爲天下後世法乎哉，且夫子不云乎，「膾不厭細，」膾，細切肉也，不方之至者也，如依朱注，則夫子之言，前後豈不大相矛盾乎，謹案，割，殺也，當作「割雞焉用牛刀」之割解，正，正也，禮記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夫所謂故者，即祭祀燕賓之類是也，如無故而殺牲，則是恣殺生而貪口福也，此之謂割不正，割既不正矣，夫子之所以不食也，又案，逸周書曰：「牛羊不盡齒不屠，」由此以觀，則牛羊盡齒而屠爲得其正，不盡齒而屠爲不得其正矣，夫子之所謂割不正不食，或者即所謂不食不盡齒之牛羊乎，如此解亦通，故附之以作參考。

「不撤薑食，」朱注，「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案薑，禦濕之菜也，其味辛，其性熱，宜於冬，不宜於夏，若夏日食之，有害無益，名山師曰：「此句蓋夫子有指而言也，或指冬日而言，或指烹腥膾之物而言，特其弟子記之未詳耳，」此言是矣，朱子未識此意，故概謂之每食不撤，不免少誤。

論語講疏 (續)

顧惕生

君親共之，人子自比犬馬，在詞章家不妨混用耳。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謹案：此更言孝當以和愛致養也。色難者，鄭玄曰：「言和顏悅色爲難也。」內則曰：「柔色以溫。」祭法曰：

「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呂氏春秋孝行覽曰：「蘇顏色，養志之道也。」此皆

足爲鄭義之證。饌養同字。說文曰：「養具食也。」劉台拱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

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

者。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論語 劉說是也。大抵子游南人，欲孝而敬不足。

故孔子教以敬。子夏北人，欲孝而和不足，故孔子教以和。皆聖人之應機隨緣而宣化說法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謹案：此贊顏回之聰明，似愚實知也。顏淵名回，孔子平生第一得意弟子。凡爲父母者，有譽兒辭，而爲師者亦不免有譽徒辭也。孔子嘗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易繫辭下又曰：「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其傾倒之至，可見矣。終日者，竟日也。顏回聞孔子終日言，而毫無違疑問難，如愚蠢木偶人然。故孔子及顏回之退而省察其私行，則居然亦足發揮明顯孔子所言者。乃贊之曰：「回也不愚。」孔子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義可互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足徵孔顏同體矣。諺曰：「吠狗不噬，良貓不叫。」亦有味乎其言之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度哉！

謹案：此文王官人術之要語也。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人才，故不可不知人也。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釋五年故視與觀有別也。察者審也。左氏傳曰：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五年謂所得而爲也。由者，所從之路也。安者，所終之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

『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曰：『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于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據此，則本章曰所以，曰所由，曰所安，皆即視中之事也。誠於中者形於外。故曰人焉廋哉！廋，匿也。謂無所遁匿也。今之相人術，但觀形色。而聖門之觀人，不僅以貌，並觀其心術，則益加精密深刻，宜孔子繼周而以紹述文王自任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謹案：此言師必博通古今，方可傳業解惑也。溫故，古文論語亦作尋故，見儀禮有司徹篇賈疏。尋，尋燔通用，亦溫故之義。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曰：『以通古今，備

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蓋古者，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士之不仕者，無所事事。故孔子獎許其可爲人師，欲以宏教宣化也。

子曰：君子不器。

謹案：此言君子自居不器也。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惟君子自居於不器，故能使人而器之也。學記曰：『大道不器。』蓋在上位者，無爲無名，故有司成能程材効器。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天道篇俱足與本章之義相發。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謹案：此言君子當先行後言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惡乎行有不逮也。近世列國民族性，乃有以言行分者，吾聞之，行而不言者，日本人也。行而後言者，英國人也。言而必行者法國人也。言而不行者，我中國人也。然乎否乎。吾願國人雪此恥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謹案：此言君子忠信，小人不忠信也。周者，周至也。

比者，偏比也。周至者，面面俱到也。偏比者，偏袒一

面也。魯語曰『忠信爲周。』左氏傳曰：『周仁之謂信。』

哀十六年是反周爲比，卽不忠信而又不仁也。親君子而遠小

人者，可不知所別擇乎！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謹案：此言學力思力當雙至也，罔者，昏罔也，昏然罔

覺也。罔罔字又通用。罔罔，無知貌。古單言曰罔，與

累言曰罔罔，其義一也。學而不思，則昏罔不能省識也

。殆疑也。危也。如多見闕殆之殆。思而不學，則必有

神經過敏，甚或懷疑發狂，故危殆也。聖人從容中道，

故兩不爲此罔殆偏頗之行也。孔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此罔也。孔子又曰：『不學而好思，雖知

不廣矣。』韓詩外傳此殆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其庶幾乎？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謹案：此言異端之不當攻也。攻，讀如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之攻。謂攻擊也。蓋承上文之罔殆，而又舉言害也

。秦誓曰：『斷斷兮無他技。』鄭玄大學注，何休公羊傳

注，文十二年皆曰他技，異端也，然秦誓又曰：『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則是攻擊異端

者，無容人之量者也。斯誠學者之大害也。宋翔鳳焦循

皆曰：『異端，卽兩端，有兩端則異。』此說更勝。孔子

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執其兩端而竭焉。』是則孔子

主張執兩端而用之，決不主張攻異端也。故以攻異端爲

害也。且陰陽，剛柔，大小，多少等，皆兩端之異者。

乃至四時五行七政，周天三百六十度，則又異端之歷歷

可考者也。鄒衍曰：『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

，使不相悖。』史記平原君傳集解是陰陽家猶知序列異端

而用之。豈孔子之道大，而不若陰陽家乎？此亦足證孔

子不攻異端也。『也已』二字連用，前有『可謂好學也已』

句，正同一例，則或訓已止也者亦非也。自漢儒訓攻爲

治，指費氏易左氏春秋，皆曰異端見後漢書范升傳而推及於諸

子百家書。宋儒又揭棄攻揚墨異端爲聖人之徒，皆誤解

本章，愚誣之說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也。

謹案：此教子路求誠以得智也。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也。女亦作汝，爾汝一聲之轉，今俗曰你。是知也之知，同智。今論理學上之求智，必先求誠。蓋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人之所知者，必先知與不知兩部分，是爲最初求知之下手工夫。便可見吾人所知者，絕少而小，所不知者，極多且大也。從是孳孳焉。日無忘其所知，月無忘其所能，以求知能之擴大，卽希賢希聖之步驟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儒效篇曰：『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以自誣，外不以自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要可見凡人有血氣心知，一分知與不知，而卽合於中庸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又荀子子道篇載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蓋子路性彥而進取，故孔子抑之，俾先誠而後可教。洪範所謂

『高明柔克』也，法國拿破侖曰：『不能二字，惟笨人之字典中有之。』此拿破侖似子路。然拿破侖後卒失敗。法國人浮誇，不及英國人沈毅，則孔子之垂教遠矣。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謹案：此教子張慎言行，寡尤悔，以備人民之選舉而得祿也。子張姓顛孫名師，孔子弟子。干，求也。祿，祿位也。今俗傳言曰官祿，必得官而後得祿也。疑，疑慮也。殆，危險也。尤，過失也。悔，懊喪也。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疑者不言，故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殆者不行，故寡悔。諸葛武侯一生謹慎，正合此教。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者，謹慎之人，可以得人民之選舉，而爲被選舉者。古行鄉舉里選之制，被選舉人之言行，可資模楷與否，爲選舉人朝夕所共聞共觀。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謂得爲被選舉人也。今政治學者言政治之爲物，不可以試驗。若使狂妄無知之人，試行作吏，必多失敗，禍國殃民，無可逃罪。然則孔子教人謹慎，至要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謹案：此孔子教最高長官之舉直化枉也。哀公名蔣，魯君，是魯國最高長官也。舉，高舉也。錯，錯通用字，置也。謂置之下位也。諸，衆也。劉寶楠曰：「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任者，亦在下位。故孔子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昇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劉說是也。哀公頗似魏高貴鄉公，有英氣，然英而不明。故與三桓罅隙已深，未得所以自處也。孔子教之尊賢而容衆，至極穩健。三桓勢已養成，惟有登用賢才，徐圖轉移，斯爲長策。惜乎哀公不能用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謹案：此亦言政在化民也。季康子名肥，魯大夫，魯國之執政大官也。問欲使民敬忠以勸，則其時魯民之不敬不忠不相勸以善，可知也。孔子答曰：「臨之以莊則敬者，莊謂莊重不佻也。」左氏傳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襄公三十一年是也。又曰：「孝慈則忠者，祭義曰：『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故古者天子養三老五更，而設學以教子民，非在位者對於人民之孝慈乎？上之忠於下者如是，則下亦安得不忠於上乎？又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舉直錯諸枉，雖枉者亦勸而爲善。然古尚有旌異之一法，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此亦舉善而教不能，所以勸民爲善之一要法也。漢設鄉官三科，曰三老，曰孝弟，曰力田，深得此意。故漢最強盛。然則欲民勸於爲善者，可知所法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謹案：此明孝弟乃國家政治之大本也。與有子曰「其爲人孝弟章，同一意旨。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二句，乃逸書文。東晉僞古文采入君陳篇者，妄也。唐宋石經本作孝乎，漢石經論語及白虎通引，並皇疏本，釋文，皆作孝于，今據改。然兩于字之義，則與乎字同也。孝于惟孝句，與肆乎其肆，醇乎其醇等句法一例。孔子引書有此二語，而贊言施之於所有政治，是亦卽爲政矣，

何必其在爲政者，乃爲爲政乎？爲爲政三字，上爲字作是字解，爲政二字連讀，便得之。一本，止爲政二字，見釋文，亦通。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亦以經禮三百，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深窺國以民爲本，而民以孝爲本，孝友二事，連文變言之，卽孝弟也，後世空誦孝經，惟漢設鄉官，有三老孝弟力田三科，深得孔子之教。今民國勵行民治，亦必以恢復漢設鄉官制，爲首務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謹案：此言人無信，則不能活動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貽之邦行矣。』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處官不信，則少不長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皆極言信之要也。大車，牛車也。用牛駕車，以任重者也。小車，駟馬車也，亦曰兵車，用馬駕車，以載人者也。墨子曰：『爲車輓者，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韓非子外儲說此咫尺者，

大車之輓也。尸子曰：『文軒六駟，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此四寸者，小車之軌也。是故，輓軌者，皆車輓上之關鍵也。隨車大小而所用，各得其宜，故異其名也。信，亦人之關鍵也。人而無信，則亦猶大車小車之無輓軌而不能行也。夫大宇宙之目的，在於活動。國家一宇宙也。人生亦一宇宙也。而信者，其活動之關鍵也。故孔子唱大同曰，講信修睦，其憂世遠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謹案：此言歷朝大事，卽因求果，可以逆知未來也。子張問十世，則卽指世變而言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故世之造字从三十會意。然下文舉夏殷周三代，則是一易姓受命爲一世也。秦漢至今，不過二十五朝，子張問十世，遠矣。而孔子乃期之以百世，我中國民族歷史之綿遠，其將與天壤同其不敵哉？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本爲繼周之聖，而猶曰或者，疑之也。疑之者，擬之也。孔子固自比擬於文王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非前因後果而何？今之歷史學者，亦無能自

外於因果律。然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則孔子時，夏殷二代之禮猶全備也。今已不可詳知。惟周官一書存焉，中庸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經禮三百者，周官發端言『體國經野。』體卽禮也，故知卽禮經也。建官三百六十，言三百，舉成數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以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禮記大傳文是徵孔子繼周之業，囊括三代典禮，剝膚去液，提精鍊神，而存有春秋以見志，孝經以見行，爲中國民族樹萬年有道不拔之丕基也明矣。故曰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謹案：此戒時人弗諂而無勇也。左氏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傳十年又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又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昭三蓋析言之，則神鬼有別。渾言之，則神鬼一也。神既聰明正直，

則不可以非禮干之。故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若夫淫昏之鬼，更爲任何人所不可當祭也。要以有祀典者可祭。凡世界人類所公認之宗教，及吾祖先，皆祀典所不禁也。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是見之深於知也。祭義曰：『戰陳無勇，非孝也。』是見義不爲之無勇者，亦不孝之罪人也，今俗諺曰：『路見不平，旁人剷削。』又曰：『見死不救，一般同罪，』猶有古道存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謹案：此孔子見有不義之直言也。論語述孔子繼周之業由學而篇爲政篇，而本篇則論禮樂矣，夫見義不爲，是曰無勇。言亦人之一種作爲也。孔子嘗爲季氏吏，凡論語曰季氏，而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諱之也，佾本作音，音从八从肉會意，八者人數也。亦取相背之意。肉者人身也。古舞人數，每八人爲一佾，故佾亦訓列也。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佾，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佾，二八十六人。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錫而舞大夏。『祭統曰：『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然八佾止用於周公之廟，若羣公則六佾而已，說文曰：『舞，樂也，兩足相背。』蓋舞之象也。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曰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也。季氏家有魯桓公之廟，季平子僭用周公之樂，以祭桓公，故八佾舞於庭也。其後桓子康子承襲用之。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極言其非法，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抑季孫雖僭侈，猶未若後世之窮極兇惡，令人鉗口結舌，敢怒不敢言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謹案：此亦孔子之直言也。三家者，孟孫叔孫季孫也。皆魯桓公之後，亦曰三桓。雍者，周頌篇名。徹字，俗亦作撤，見釋文。既祭而徹，有司徹俎，婦人徹豆籩。在此撤除聲中，歌詩以和之，如今祭時，亦用戲班演唱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二句，乃雍詩原文。相者助祭

也。辟者在王朝之百辟卿士也。公者天下諸侯也。包有夏殷二王之後。周天子宗廟之祭，天子主祭，其容穆穆而敬美。內外百辟諸侯，咸來助祭，在三家之堂，豈有之乎？則奚取於三家之堂乎？極言三家子孫之蠢鈍，可謂童昏極矣。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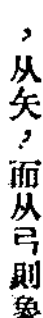
謹案：此言有其質而後可用其文也。不仁二字，與麻木不仁之意相近。季氏八佾舞於庭，猶可曰爲禮數所限。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雍詩，歌於三家之堂，稍有知者，皆當啞然失笑。三家之子孫，童昏蒙，恬不知羞，欲不謂之麻木不仁，得乎？以此仁爲本質，而禮樂者，所以爲之末文也。天下事有本有末，本之不存，末將焉附。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不孝不弟，麻木不仁之行尸走肉耳。雖有三代之禮，六代之樂，其奈之何哉！明禮樂亦不能感化之也。禮樂不能化之，則繼之者，刑僇而已矣。今我中國以千年古國，而見欺於強鄰，是千年之文化，直等於零。非吾人之不仁而何！嗚呼！昏而不覺，天將刑之，可不念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謹案：此言禮之本質，重在精神也。古者五禮，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喪爲凶禮，然儒家以慎終追遠，孝思所寄，故以禮喪二者並舉也。禮主飾美，易流於奢。然禮之本旨，則在表敬道。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儉則富於精神，奢則流於形式也。亦以傷世之多奢而少儉也。易傷通用字。說文曰：「惕，敬也。」亦訓懼也。敬懼相近之事也。喪殊他禮，敬惕有加。然不免同流於奢也。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義可互證。要之，禮主儉，喪主哀；皆重在精神也。此禮之大本也。申言之，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惟忠信之人，乃真能儉也。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惟孝弟之人，乃真能盡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謹案：此孔子之民族主義，文化主義，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說文曰：「夏，中國之人也。」篆文作。从頁，同首字。从臼，同掬，手掬也。从夂，音綏，足行也。是夏之造字，象右元首股肱之組織也。大道之行，天下爲

公，選賢舉能，講信脩睦。此大同之諸夏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亂由此興，兵由此作。此小康之諸夏也。春秋之世，小康不康，則近於大同，雖亡君何害哉？夷之造字，金文作，从矢，而从弓則象有繩以繫之。是東方引弓之民也。狄之造字，从犬从火會意。北族行獵而帶犬，北方天寒而用火，象其俗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古人命名，皆肖其俗，但言夷狄者，行文之便，從省略也。世界人種皆源於一，况夷狄亦神明之胄裔，載籍班班可考。特嚴爲夷夏之防者，民族之分支，尤以文化別異，爲最大之限界也。且君臣一倫，淺化之民，最爲尊重。中國文化既深，則選賢舉能，雖無君而何傷。諺曰：「無皇帝好過日脚。」可以喻矣。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無通用字。明夷狄有君，不及諸夏之無君也。此義皇疏邢疏皆詳之。日本刻皇疏詳之，清刻則刪改矣。並見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襄八年及舊唐書突厥傳。然自朱子集註載程子之說，一反孔子本意，謂夷狄且有君長，諸夏反僭亂無上下之分，於是許衡劉秉忠范承謨李光地曾國藩李鴻章之徒，遂敢於爲漢奸而無所忌憚。嗚呼，程朱淺淺佞人，本章誤解，百世莫贖其罪矣。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謹案：此亦孔子之直言，倣季氏之僭妄也。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是旅爲天子祭名，而季氏行之，當亦八佾之類。非必僭魯君之禮也。漢光武詔曰：『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之。今余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則以旅爲封禪，更可證其爲天子之事也。曾，猶乃也。冉有弗能救正，而孔子歎言泰山之神，乃不如此林放耶？則以神爲有知，與俗見不二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謹案：此言君子無爭而爭於射，射以選賢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選賢卽見之於射也。古者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是射者，與有生以俱來，故君子所必爭也。禮經言射有四，其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其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其

三日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其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劉寶楠曰：『論語此文指大射。』然孔子在庶，嘗射於矍相之圃，則未嘗不可該鄉射而言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又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安能以中。』此可證射者所以選賢也。古之射也以弓箭，今之射也以槍彈。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禮首四維，今欲救國莫如首復射禮乎？揖讓而升下句，而飲句，升下，猶言登降也。有揖讓而升下以射之事，又有揖讓而升下以飲之事，詳見儀禮大射儀篇。而本章此文簡妙，語有雙關，學者玩索自得也。射而不勝者，則飲罰酒，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然而其爭也君子，非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謹案：此亦言先本質而後禮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在衛風碩人篇之二章，言衛莊姜之美也。莊姜美而無子，亦華而不實之自然物性，不獨今相人術言美人多

無子也。素以爲絢兮句，今碩人篇無之，蓋孔子刪詩時所刊落，與修春秋同例矣。倩者，好口輔也。輔者今俗曰面頰輔。笑以頰輔之圓滿之美，女人尤甚也，盼，目動貌。凡物形之正方正圓者，恆不如尖方尖圓者之美觀。東方人爲杏子眼，而女人眼之尖圓，更甚於男子，故以其流盼爲美也。素，素粉也。絢，華飾也。莊姜之巧笑美目，當是膏沐而後，衆飾咸施，又加素粉，蓋以爲絢飾增華。古人男女皆御鉛華，俗曰敷粉。其實鉛粉有毒，外損皮膚之色質，內誘神經之障礙，亦古人不知衛生之過也。凡文章爾雅者，皆有依託以寓意，子夏不解此詩之真意，故以爲問。孔子乃引繪畫之事以譬解之，所謂繪畫之事，皆先五彩絢染旣成，而後又加素粉，以益增其美，則女子之靚妝，正同此理此例耳。子夏更進恠曰禮後乎？則悟見禮之爲物，亦粉澤也。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不第此也，人惟木火金水土五性五德備，而後可加禮。猶繪事之青黃赤白黑五采備，而後可加素粉也。於是孔子亦稱許之曰：商也可與言詩。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講疏

謹案：此夏殷之歷史談也。孔子繼周之業，博徵三代之禮，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夏殷文獻不如周之盛也明矣。荀子非相篇曰：『禹湯有傳政，而不如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此官八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大概言之，可云孔荀當時三代治法猶存。細別言之，則難免禹湯傳政不若周之察矣。故孔子言杞宋兩國文獻不足徵，即明示不若周之備。文蓋指圖籍而言。獻儀通用字，則指賢才而言。秦火而後，三代圖籍，都付劫灰，猶存周官殘帙。然不聞夏官般官之籍，此亦二代不若周詳之徵矣。禮運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今猶有夏小正傳，而坤乾者，歸藏易也，其書亡矣。并孔子當時所歎不足徵者，更甚矣。若夫中庸載孔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蓋又傳聞異辭。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謹案：此亦孔子直言，而記以權詞，傷魯僭侈也。中庸

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此郊禘截然兩事。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宗是祭上帝，卽郊社之事也。宗廟不得行之。若夫禘嘗之義禮，行於宗廟，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蓋般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禴。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稱大祭也。禘行於夏，禴行於秋，在四時之間，故亦曰閒祀，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禴，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足證禴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是以禘大於禴也。禴者合也，大合祭先祖，猶止及始祖也。禘者，諦也。亦大合祭先祖，然追及始祖之所自出，而審諦昭穆，序列尊卑也。周公封魯，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魯以王禮，得行郊禘之禮，祭統明堂位二篇詳之，然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孔子以郊禘禮大，故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要亦出於學者之自由批判也，史記禮書曰「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

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由此司馬遷之言，則孔子本意，傷魯之僭侈，乃曰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特權詞耳。灌者，獻酒始敬神也。周天子宗廟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尚有迎牲，視殺，薦血，饋孰，三獻，四獻，乃至八九獻等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謹案：此亦孔子之權詞，蓋爲魯諱也。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十年古今立國，不出宗教軍政兩大事。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示實置通用字。示諸掌者，謂置諸掌，可以掌握天下之大權也，仲尼燕居載孔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祭統曰：「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

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此皆禘之說，非不可知之證也。而

孔子爲魯諱，諉曰不知，抑亦對人問題，如或其人者，殆未足以語此也。（未完）

光燾脞錄

黃光燾

文正嘗曰，湘軍之興，威重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也，當咸豐二年，太平軍攻圍長沙，忠節公始受命練鄉勇，旋文正拜督治團練之命，因與公講求東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始有湘軍之稱，轉戰湖湘贛鄂間，所向有功，時胡文忠公（林翼）撫鄂，以公回援武漢，特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多得手，不幸公以戰創劇，卒於軍，時六年三月初八日也，齋志未酬，曾胡皆哭之痛，撰聯輓之，曾作云，率生徒數十輩轉戰而來，克廿餘城，殺億萬賊，亦良將，亦純儒，獨有千秋，羅山不死，報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澤，提三尺劍，著等身書，是忠臣，是良友，又弱一儒，湘水無情，胡作云，公來使我生，公去使我駭，公逝使我悲，七尺軀繫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沒宜尸祝，賊至還他戰，賊退還他守，賊熾還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遇，成亦英雄，敗亦英雄，語語皆從肺腑中流出，故沈痛如此，觀二公之篤於友生生死之誼，此其所以爲不可及也歟。

咸豐末，文忠公薨於位，太平軍猶踞金陵，文正輓之曰，逋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彌留恨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勛名，是慨然以平難告功之任自負矣，彭剛直公（玉麀）輓之曰，人天闊別，兵符催去淚痕多，纔七日迴帆，便鄂渚淒涼風雨，助成萬衆悲聲，此局難支，恨我同時偏後死，江漢肅清，捷報飛來心事了，憶十年殺賊，爲國家整頓乾坤，嘔盡一腔熱血，撫躬無愧，知公含笑見先皇，時剛直領長江水師，故與文忠交往極密也。

中國政黨探源(中)

戴傳安

「黨」之建立

中國有黨，始於東漢。歷魏晉至唐而復盛。然漢之黨人徒以自樹名節，反對宦官，無政策之關係。唐之牛李，則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讎，但可謂黨，而皆非正實之政黨也。若謂其導夫先路，豈不可哉？

黨人之目，昉自東漢。蓋承戰季養士之風，而追慕唐堯時之八元八愷，以自比附。

范曄後漢書黨錮傳敘：「自是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猶古之八元八愷也。李寶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英雄記：「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彈中人相調言

，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華陽國志：「典與潁川李膺等號八俊」

袁宏漢紀：「又爲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愷也」又曰：「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暉等，相與結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與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

又曰：「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

以上皆可證明黨人之起之根由，實蒙舜之舉賢以及宗族制度及養士養客之影響。光武中興，政治清明降逮桓靈，權歸宦官，朝政日非，於是黨議漸興。

後漢書黨錮傳：「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忘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

擢福爲尙書。時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袁宏漢紀曰：「……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遁逃不獲者，懸千金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結死者不可勝數。而黨人之議始於此矣。」桓帝九年九月

據此則知黨人之議，始於桓帝。然嘗觀和熹帝紀云：

「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太尉宋由坐憲黨自殺。」^四年則其時已有所謂黨者。夷考外戚之禍，造端章帝時。閹憲之徒，私鬪阿比，政治久不甯靖。而憲黨之「黨」，仍屬私人黨引之義。至於以正義相結合，互爲褒重，臧否相尙，裁判宦官，當在桓靈時矣。且桓靈時之黨人，抱百折不撓之志，禁赦置之度外，具有大無畏之精神焉！

後漢書桓帝紀：「大赦天下，悉除黨錮」。

又靈帝紀：「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光和二年四月

又黨錮傳：李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又魏朗傳：「……曾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

又巴肅傳：「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

又賈彪傳：「先是岑晷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

可見黨人意志之堅！夫有堅強之志者，必具卓遠之知識。若戰國時之養士，鷄鳴狗盜之徒，盡爲門下客，一旦主人待遇不隆，卽引領而去，是不學無術，所謂盲從者也。東漢時黨人俱爲知識份子，故能持號於天下。惜帝王時代君權壓迫太重，終未能得勢耳！

後漢書靈帝紀：「建甯二年。……於是天下豪傑儒學行誼者，一切結爲黨人。」

又曰：「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秋七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

袁宏漢紀「覽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

際我國古代，君權鼎盛，臣下唯人君之命是從。而東漢知識階級，能仗義直言，於朝廷加以諍諍，於卿士加以譏議，置生命於不顧，繳戟！由斯而後，無代無黨。以終底於我國民黨之成立。筆路藍縷之功，不得不推此數千智識階級犧牲之精神也！漢末君上漸知黨人之忠直，從而寬赦之，惜彬彬才知之士，墓木已拱！未克建樹偉大之績，而張角等邪妄之徒滋起矣！

袁宏漢紀：「上內黃巾，問掖庭令呂強何以靜寇，對曰：『左右姦滑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爲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

東漢將亡，黨人誹議之風仍不滅，開後來清談之端：

抱朴子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焉。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下迄三國兩晉南北朝，海內大亂，隋統一後，傳及煬帝，紛爭四起，此時期間，政治則未上軌道，政黨更無所足述。而崇尚文詞之風起。魏文帝一國之君，首重文學，嘗曰：「年壽有時而盡，榮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於是有建安七子之號，而晉又有竹林七賢之稱，皆吟風弄月，自命風雅。發爲議論，則語涉玄邈。甘不隱避，則託爲放逸。或故作曠達，或恣意伴狂。名士達官，翕然傾向，不治世務，祖尙浮虛。推之政治，遂有鮑生無君之論。嗟乎！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逮唐高祖定一天下，貞觀之治，史書所嘉，中國方清甯也。至唐時之有政黨。蓋於穆宗時乎？

唐書李宗閔傳：「……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

通鑑目錄：「穆宗長慶元年，李德裕，李宗閔，始爲朋黨。」

是所謂牛李之黨。（宗閔與牛僧儒一黨）又有八關十六子，蓋襲漢三君八俊八乂之目。李逢吉爲之首，與李紳相競。紳卒被謫，朋比險妄，幾危朝廷，不足齒矣。

唐書李逢吉傳：「逢吉遣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請求，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通鑑紀事本末：「……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學讀學士章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嘆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爲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上稍開悟，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表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及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又：「敬宗二年春正月壬辰，表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

舊唐書：李德裕傳：「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

皆足證其結黨營私，淆亂視聽，較之東漢以氣節自持者，大遜矣！即牛李之黨，亦以私憾棄公道，雖然今歐西各國政黨亦紛爭競選，各求登用。不過彼以政策爲目標；此以報宿怨爲目標。不可同年而語也。唐書曰：

「宗閔性機警，始有當時令名。既淺貴喜權勢，初爲表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以規之。」
傳安案：苕溪漁隱詩話云：「退之宗閔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爲。」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

敗。」

舊唐書李德裕傳：「太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表度薦公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盡，採朝論徵之，未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

於此可見當時之黨，完全以個人爲主體，非存心改善政治。而滔滔者滿朝皆是。

唐書李宗閔傳：「……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朝中半爲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支、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

又云：「連月雩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通鑑紀事本末：「文宗六年，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

德裕爲兵部尙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未能。」

又云：「時注（鄭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惴惴。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唐時朋黨不以主義結合，往往首領沒則伏處不敢動。墨子之弟子，是以主義爲信仰中心（前見）。故墨子死後，有繼任之鉅子續其志，傳延較久。唐武宗會昌六年，宗閔卒。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卒。朋黨遂泯，直至昭宗末，朱全宗用事，殘殺忠正之士，可慨也矣！

通鑑：「……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見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

歐陽修朋黨論：「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能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

世。」

唐既禪位於梁，諸藩鎮割據一方，五代十國，爭奪無甯時。至宋太祖統一諸國，宇內方安靖，政黨及於趙宋有一更新之局面矣。

以黨干政之先聲

邑丈柳詒徵先生曰：「中國政黨殆自宋神宗時之新舊兩黨。」是矣。誠有類乎今英吉利之有保守黨，自由黨也。然歷時不久，後來亦不以政策爲重，徒以黨派互爭。以區區之嫌隙後見相傾軋。謂之爲確實建立，猶有未能也。

宋仁宗時，初有朋黨之議，不過仍以君子小人爲判，猶不足謂爲政黨也。

宋史紀事本末：「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宜越職從事者。上從之。」

張溥曰：「宋慶歷之有黨也，殆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

宋史紀事本末：「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進朋黨論以進。」

夷考當時之士大夫，已不以朋黨爲諱。但仍囿於君子

始有朋，小人無朋黨之見。且以朋黨爲不美之辭。吾國古代忠善與奸慝，君子與小人往往相攻如水火。若以今日之入，以政見爲主，此黨與彼黨之互相攻訐，不過因政見之有異。彼以爲可以救國，此亦以爲可以興邦。非必異乎我者，即目之爲奸佞也。舍永叔朋黨論外，猶數數見焉。

宋史紀事本末：「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語建立皇太子，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是，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污良善，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概以黨名之，恐正人無人無以自立。」又：「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又：「十一月詔戒朋黨相奸，並戒按察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又：「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

直至神宗而後，黨人始以政見爲爭論之鵠的，新舊黨各持一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以私害公，皆主於救

國，勵行其政策。雖各走極端，要以實行其主張爲本。至其法之如何，孰是孰非，則非本篇所須述及，僅略敘其爭諍秉政之經過而已。

司馬光涑水紀聞：「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甯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閱道對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又：「熙甯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否則將有人窺間隙矣。介甫從之。既出，卽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司馬光守舊者也。然觀此兩段，可知介甫欲實行新法

之積極。新黨當以介甫爲首，舊黨則司馬君實其著也。新黨用事，則新法厲行。舊黨執政，則悉復舊制。然觀兩人之言，只限於政策之取議。私人友誼尙存，其言亦不失於正，實以黨干政之先聲也。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追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誣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亂，莫安其居者，豈老氏之志乎？……介甫方欲得位以行我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者，所謂和而不同者也。……」

王安石答諫議書：「某啓：『重蒙君實親過厚，于反覆不宜鹵莽……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故熙甯元祐之分黨，最爲純潔，但爲時甚暫，其後又

以黨派爲爭，私人結怨，舊黨分裂可慨也！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祐二年，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蜀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

宋史紀事本末：「洛蜀黨議：『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

又：「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

張溥曰：「……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

如頤之與軾，爭端實極細微。哲宗元祐八年以後，紹述調停，翻復不息。而蔡京當國，竟將所仇之黨，刻石示衆，是乃一大污點也。

宋史紀事本末蔡京擅國篇：「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

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凌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

柳詒徵先生中國文化史：「宋代黨論，歷時最久，元祐黨案甫衰，慶元黨案復起。」（按宋元學案有元祐黨案直延慶元黨案兩表可參閱）至南宋甯宗時矣。然偏於學術方面，更非正實之政黨也。

慶元黨禁序曰：「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政，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官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

慶元黨禁曰：「……侂胄韓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朱……熹」

「乃除尙書左郎，官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逐。」（按慶元黨禁在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二集，云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

柳詒徵先生曰：「然僞學之禁，雖亦由執政者之分黨相攻，而韓侂胄京鏜等，初無政策可言。趙留朱蔡等，亦未嘗標榜政策。反對異黨，其事止類于後漢之黨錮，與北宋之黨爭不同也。」

考宋代之黨，歷時最爲久遠。慶元以後，君子之黨受誣，而士大夫之立論，隱諱朋黨兩字。不然，我中國政黨之建立，當先於英吉利也。

元首	年號	黨派	首領	執政年
神宗	熙寧	新	王安石	一六
	元豐	舊	呂惠卿	
高太后	元祐	舊	司馬光	九
	紹聖	新	呂大防	
哲宗	紹聖	新	章惇	六
	紹聖	舊	蔡卞	
向太后	建中靖國	舊	韓忠彥	二
徽宗	崇寧以後	新	曾布	二〇
	崇寧以後	舊	蔡京	

附註：此表係柳詒徵先生所列，可知當時兩黨之遞嬗及首領爲何人，特附錄於此。

對於國學之新認識

劉斯楠

國學爲治國的學問，亦猶三民主義之爲救國主義。治之一名，含有治人治事二義；治之方，則有德治法治二派。德治派中，或主無爲而治，或主禮治；法治派中，或主立法貴嚴，行法貴恕，或主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是二派者：一言有治人無治法，一言有治法無治人，旨雖不同，皆務爲治。儒家言治最高原則爲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孝經等，後世尊之爲經；百家言治最高原則各執一說，其徒各尊所聞，其初起於補偏救弊，末學不免互相非議，後世稱爲諸子；集則爲經子之小型；史則爲治亂之記載，事雖涉於幽獨，仍一本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政治最高原則。此其義，總理嘗誇耀爲世界最良好之政治哲學，三民主義對此中國固有的學問，早已表示全部接受，加以順應世界潮流之新精神，迎頭趕上各國之新科學，治國學問一變而爲救國主義，則於黨治下言國學，不盲從，不武斷，使國學科學化，庶無失人失言之誚。

總理嘗言：政爲衆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

便是政治，管人爲其附帶條件，此與以人治人改而止之精神，如出一轍。平情而論：任何科學，僅爲始條理之事業，其終極之目的，必有關於政治。民生爲歷史重心，民即政治組織下之衆人之稱，不能斷章取義單指個人，人由生存生殖而有社會，社會意識漸趨顯明，則有血統家族宗族部落，再進則有民族或國家，是即所謂政治組織。組織二字，導源於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實仍導源於自然界之蛛網，有蛛網之暗示，而紡織事業興，有紡織之經驗，而無形組織起，有形組織，經緯萬端，其實不出絲麻端緒；無形組織經緯萬端，其實亦不出人類政治意識或社會意識。是二意識，互爲端緒，社會意識其始嘗爲政治意識之端，其緒餘爲政治意識，政治意識既已形成，復爲社會意識之端，其緒餘爲社會意識，由誠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化，波動不已，影響實際政治，若價值與價格然。此諸意識，今人稱之爲組織力，古人蓋謂之維，管子嘗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是。此組織力，有理論與應用上之不同，在理論

上爲學，在應用上爲禮樂刑政教化。就政治組織期，劃分此二階段，則在研究理論期爲下，就參與政治期爲上，就政治形式論，則上下二字有時作高下論。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蓋言庶人大夫政治地位平等，不隨其階級之高下而故爲抑揚；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亡日矣，則明示人參與實際政治即當守禮，研究理論即當講學。師所以學爲君，則更恐人離理論與應用爲二，固不徒示人以政教合一而已！歸納經史子集內容，莫非治術教育之工具。今人醜詆治術教育，謂其利於統治階級，近於貴族教育，教育如僅屬諸貴族，揆諸民有民治民享之義，自非正軌，然而中國傳統的指導政治最高原則，厥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道，人能奉行此一原則，即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爲堯舜，即人皆具有民治民享之實，此意識一發現，政治價值即隨之而表現，此意識發揮至何程度，即政治價值發揮至何程度，事實與相應者厥惟實際政治，實際政治則爲政治組織。政府無政府，爲政治組織上所討論之問題，天下國家，則爲政府權責上所討論之問題。古之所謂天下，猶今所謂邦聯聯邦，國則古人視爲政治組織之一單位，此與今之黨治定縣爲自治單位之義可以互明，實言之，縣爲自治單位，國則爲邦聯或聯邦之單位，就內部組織

對於國學之新認識

言，則今以縣爲單位，古人實以身爲單位，揆諸國者人之積也之義，亦自不謬，家立於身與國之間，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就有治才者言，齊家不失爲治國之實證實驗，就能力低下者言，老安少懷友信，不致見欺於人，無形中早予以生存權之保障，此一制度，將來是否趨於消滅，尙爲社會進化過程中唯一疑問；就擴大組織言，今以國爲國聯單位，古以國爲天下單位，殆無異義，國之性質如此，研究國學者之責任即把握此種政治上之問題，謀適當之解決，在負責解決中，第一須先看出歷代學術思想上中國國字之真精神，大學由治國推之平天下，歸重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可證予言國爲政治組織單位之義。古人意中，國非政治組織之極致，尤非政治組織之始基，就極致言，大道之行，貴公天下，就根本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今人好言社會主義，不知社會爲人與人間心意相感內我相聯絡之稱謂，無個人固無社會，無社會意識尤不能成社會，政治組織之與社會組織，形態雖若不同，要不過範圍有廣狹之異耳，故無政府可無政治組織，實際必不能無社會組織，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雞鳴犬吠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亦必此之所謂小國寡民，舉有同樣社會意識，始能形成如是組織，此

一組織，謂之無組織可，謂之有組織可，謂之社會組織可，謂之政治組織亦無不可，析而言之，政治道德政治知識，政治能力有不同耳！中國今之所謂國學，泛指經史子集，史不過經之一支，集更屬子之變形。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淮南子曰：「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足徵治之一字，便是國學之精髓，彼淺學者妄詆國學爲一團糟，正當入拔舌地獄，豈吾人所願聞乎！（此處承顧惕生師是正。）經之名爲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爾雅孝經等，其義當否，論者頗多，陳石遺師別有新解，——見要籍解題，識見優長，不遑詳述。約略言之，易從不易變易交易取象立言，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不易者何？政治道德之理論與實際是。變易者何？政治知識之理論與實際是。交易者何？政治能力之理論與實際是。尙其辭之謂何？辭之一名，在文則爲文辭，在言則爲言辭，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辭之爲用，必有志爲之先，人不能離羣索居，卽有其政治意識，志也者，政治意識之別名也，故凡文學藝術演說術……等，隸屬於辭，讀易而能啓發擴充其固有之政治意識政治興趣，則治人可不失辭，治於人者亦不失辭，而言之效用顯。尙其變之謂何？時空不斷變易，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事物，卽一時代有一

時代之政治，事物變化萬端，政治謀爲適應，必須站在時代前面，形成指導革命最高原則，領導人羣。適者生存，不適者自取覆亡，理有固然，事有必至。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政治知識之正確否，卽視其所以新及其所新。徵諸變易，吾無間然。尙其象之謂何？言意事舉可象，善謀蒙者，口講指畫而意始傳，今之學校推行科學方法，趨重圖表特甚，工程師之精心結撰，尤在於圖，行軍通郵航空浮海，莫不惟圖是賴，此其意，易之卦畫已啓其端，愚者昧之，執者失之，以爲尙象卽尙卦象，此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也，此所謂紙上談兵按圖索驥刻舟求劍緣木求魚者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此之謂也，於易乎何尤！尙其占之謂何？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引此對齊宣王。申言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孟子此言，如早爲學者所注意，必已形成政治科學，惟其此言不爲學者注意，故有政治價值甚高之政治理論，且有政治價格甚高之政治組織，自古迄今，由中而外，有善於應用理論科學造成物質文明之歐美之自然科學，會無善於應用理論科學造成適應物質文明領導社會進化之政治科學。實則易之知幾其神，孟子此言最能發揮，發揮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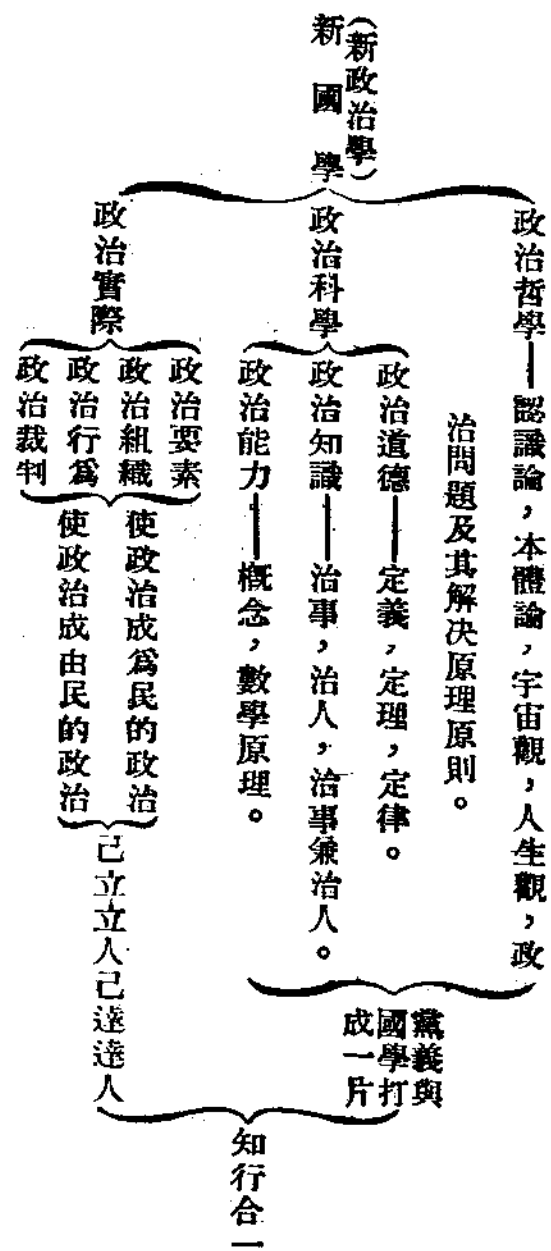
致，則不獨自然科學可以應用理論科學，社會科學亦可應用理論科學，禮義廉恥固為組織力之四元，縷析條分，往往其幾甚微，所關甚鉅，有理論科學以馭之，參與實際政治，固不特可見幾而作，知幾之效，固自上下變化，周流六虛。戰略根於政略，政略根於主義，始條理者，自然科學理論科學社會科學之事，終條理者，主義之事。具體言之，莫非知識條理計劃工夫而已。由知識而生出條理，由條理而生出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當知知識對象厥惟時空上之問題，未定計劃前，視理論研究之成效，計劃定則視工夫淺深及能行否。此種理論應用上之成效，由政府推行者為政治實效，今人或言行政效率，由社會推行者，始於一二人之好尚，漸形成社會心，換言之，始為習慣，終為慣習，慣習蓋即風俗之別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移風易俗之說由是興起，蓋即個人習慣有時力足轉移社會慣習之義。言政治心理者，區分政治心理為理智論感情論理論神祕論理，亦頗有助於社會科學之應用理論科學，觀政在朝，觀俗在野，禮失而求諸野，道失而學在夷云云，亦頗足以發揮此義。以予觀之！思考推理判斷之學，固為顯明之理智論理；由生存生殖意識對於環境為適當之反應，殆即政治心理學者所稱感情論理；由萬物皆備於我或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觀念若隱若顯對於事物所起反應，殆即政治心理學者所稱神祕論理。感情神祕之與論理，驟視之似不相屬，細推之，各有反應上之過程，或為發見，或為發明，或為復現，或為潛能，究與思考推斷判斷歷程相似，且自元子論電子論量子論與，神祕二字可具體化已久，國學上之理論，如定理定律化，一切不難有合用之公式與合理之演變。今人謂之計算，古人謂之占筮，夫豈道不同不相為謀者比。如以主義言，主義為解決問題之一工具，就步驟論，問題發生在先，認識在後，解決問題，已為處置問題最後階段，在將解決與未解決之頃，即為吾人窮理研幾之會。蔣院長有聯云：「窮理於事物始生之際；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其義最堪玩味！世人不知此義，窮理於事物已成之際，研幾於心意已現之時，倒果為因，往往而是，國學之研究者亦每不免此弊，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故雖有可闡明之理學幾學，卒不能成為科學，又其甚至自誤誤人者，或且墮為玄學，固知歐美對於社會科學至今猶無成就，而如中國先哲接近科學之政治上之理論，不使成為定理定則，運以理論科學，俾與元子論等一貫，此則未免可惜，且幾近於自暴自棄！處置救國問題，既當如蔣院長注重窮理研幾，處置治國問題，何獨不然

，古人之治天下，一日二日萬幾，蓋已熟諸權度一切政治意識，能不悖其本末後先之序，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良以人智本自不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卜筮之方，殆卽當時統治者之一種政策，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則尙占焉，使之居安資深，一如卦畫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由是下學上達，左右逢原，自意中事，曷嘗如後世道士者流之伎倆。由此形成之政治知識，不有益於受治者之政治興趣，必有益於統治者之政治能力，交易之義，於是乎在。其他諸經，讀唐校長所著各經大義，顧師各經講疏，知其莫不可與易會通，所有發明，或屬政治道德原理原則，或屬政治知識政治能力之經驗思想，無一不足應用理論科學，於自然科學外，別樹一幟，使凡言治術者，能於最短期間，費最小之勞力，獲最大之效果；廿五史記載古今治亂興衰，燦然在目，前車可鑑，來軫方遘，其有關於治術，前已言之，抑其主文重事，當卽道或器之變通盡利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事。莊生所謂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數語，亦足表示其與政治上之關係；而諸子百家，除前所言補偏救弊各執一說近今紛紛之主義外，其書或言治事之技，或著制事之義兼德之

道，何莫非治術攸關之著作，歐美各科學書，譯而存之，厥可視爲此類學術之高度發展；漢魏以來各詩文集，或則主文譎諫，或仍重事重義，要不外表達政治意識之動人文字，時人或別稱爲文學。究其指歸，始也言志而繼也明道載道，言志猶言政治意識，明道載道猶明政治道德爲之記載，何莫不可分隸於政治道德政治知識政治能力之新體系之下。經史子集中之理論可分隸於政治道德政治知識政治能力之義明，而此義之表現，厥惟政治組織。理論屬知，組織屬行，能知固能行，不知亦能行，故此政治組織之理論的體系，初時雖未完成，政治組織固已先此種理論而發生，此種理論，既已發生，其所表現，不屬政治意識，卽屬社會意識。就其互爲端緒而言，有此社會意識，卽有此政治意識，有此政治意識，卽有此政治組織，有此政治組織，卽有此政治理論。政治組織未可厚非，治術教育又豈可非，特患行之不著，習矣不察，轉使指導政治最高原則不能形成一種科學，不易確立共信互信使人深明主義！如此政治組織理論體系一旦著明，揆諸不知固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義，有裨實際政治，又豈尠哉！補雖不敏，願本斯義，爲黨前驅！就有道而正焉，固所願也！國學有此政治組織理論體系，尤有其根本問題理論體系，姑置政治哲學

不言，欲先形成政治科學而已！若夫新國學整個之系統，略如左表所云：



爲便於敘述計，本期發表此文，下期發表政治實際一治哲學，否則闕焉，以其有唯生論諸書暨一二卷發表拙作文，繼之以政治科學，時間稍暇，篇幅有餘，則終之以政，久已有相當之貢獻也！

光 燾 脞 錄

黃光燾

茶陵陳岱雲太守之配易安人，曾割臂和藥療太守疾，後安人以病歿，文正爲志其墓，輓以聯曰，割臂豈初心，是孝子忠臣莫可奈何之事，歸真無片語，有堂上膝下萬不忍言之哀，及太平軍興，太守殉難，而時人多謂太守微服遁去，固未嘗死也，文正有哀輓曰，衆口鑠堅金，誰知壯士丹心苦，大江漾明月，長照忠臣白骨寒，蓋有爲而作也。

清代詩史緒論(續)

錢大成
陳光漢

同時詩人如仲瞿子漸瓶水等亦一時之雋也

定齋少受知於仲瞿其詩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個儻風流彌以自意可謂浙派之別流然未足以當風雅之正也後來效之者正多皆拾其牙慧徒陷於輕薄等自鄙下無足譏彈然定齋之詩不得不謂爲清詩之異彩瑰璋奇綴無所依傍有獨往獨來之概無定齋之學亦何足以臻此

洪楊之亂清室中興亦爲詩壇一大轉變崇尚宋詩推宗山谷於是同光詩派出焉溯其遠源當在惜抱之選今體詩鈔其意蓋欲正王漁洋古詩鈔之失而救其偏其言曰一論詩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謬認風雅之道日衰從吾游者或請爲補漁洋之闕編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采錄論之分爲二集十八卷以盡漁洋之遺志雖然漁洋有漁洋之意吾有吾之意吾觀漁洋所取舍亦時有不盡當吾心者：今吾今自奮室中之說前未必盡合於漁洋後未必盡當於學者然而存古人之正軌以正雅祛邪則吾說有必不可易者世之君子其亦以攬其大者

求之「惜抱之見如此故於李杜右丞諸家外東坡山谷亦力致推重至謂東坡爲夢得香山所不及而山谷則兀傲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啓性靈云云蓋自康雍乾嘉之際求其持論若此之平者莫惜抱若也復次則鐘石出入唐宋爲浙派之雋其詩盤硬已開同光派之漸道咸之際程春海以杜韓蘇賈爲宗不規規於神韻格律之說天不假年未能極其宏富出其門下從而光大之浸淫於韓者四十餘年出入東坡山谷參之以東野后山蘊藉沈着老而彌篤幾而摩杜陵之壘其積澱深遠處正開後來之同光一派也然柴翁以經師健處一隅名聞不出鄉里其詩固足當一代之冠冕而於當時固無甚影響也是時湖湘間多詩人潤東湘臬尤爲其魁然徒以耆年碩德負當時重望其詩固無驚人處湘鄉繼起始張宋詩之幟天下從風故曰「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嚮」又曰「杜韓不作蘇黃逝今我說詩將附誰」湘鄉固私淑惜抱者也故論詩亦遠承餘緒能從大處着眼以杜韓蘇黃爲指歸其選十八家詩選鈔即本斯旨曰「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謹按清朝一家不知何人蓋詩之爲道廣矣嗜

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聖哲畫像記既云杜韓蘇黃於

此又云李杜蘇黃蓋湘鄉已盛推韓公之文章與子雲相如並列故於詩不重出焉其所為詩要亦與韓公為近然學韓者每失諸粗豪不識溫柔之趣而湘鄉獨能知玉溪其言曰「渺緜出聲響與緩生光瑩太息涪翁去無人會此情」讀李義山詩集自來宗尚西崑者與學涪翁者每醜詞互詆蓋各得其偏鮮觀大體湘鄉並時為

宋人一派者有子貞邵亭子貞所詣矯健不在柴翁下而沈厚或遜邵亭與柴翁齊名所詣在東野后山之間然未足與柴翁為敵自湘鄉之宗涪翁也舉世皆言江西派率皆枯澀幽遠瘦硬拗折幾無復風神奇趣存於其間與湘鄉之本旨大背矣夫湘鄉之論詩文也有陽剛之趣有陰柔之趣其所選十八家詩鈔不廢玉谿同光詩派蓋一變而離其宗矣

湘綺曾入湘鄉幕而其論詩與湘鄉絕異規撫魏晉出入二陸一以擬古為能事所詣絕高幾欲逼真所謂如「三代法物或疑贗鼎」見錢師仲聯近代詩評可為定論蓋其沈浸於八代不

為當時風尚所移獨能高自位置其論詩之言曰「文有朝代詩有家數文取通行故一代之風詩為心聲故一人有一人之派……唐以前詩不能偽作宋以後大都易似……作詩必先學五言五言必讀漢詩而漢詩甚少題目種類亦少無可揣摩處故必學魏晉也……」示蕭幹其論詩法獨具所見如此然不欲人效其所為故曰「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型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辭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論作詩法答蕭玉衡此真博通之談也彌之與同時並為魏晉一派而湘綺獨名高至民國尙存

與湘鄉湘綺同時而其詩如狹巷短兵殊少迴旋者金亞匏是也家國之痛拾橡之悲一發之為詩所謂有志不遂不幸而作詩人者耶痛定諸篇亦有足當詩史者然其筆力粗野未能絲絲入扣蓋能以立意勝者也當洪楊軍興江南罹劫殺戮之慘曠古所無亞匏生丁喪亂觸目悲端長歌當哭稍失溫柔之意此勢使然也非亞匏之過也

同時詩人如江攷叔者以身世之坎壈寫抑鬱之牢愁其詩多東野后山所未道者亦咸同時之一詩雄也

湘鄉既歿南皮繼起主持壇坫雅不喜江西派薄涪翁而好

東坡半山嘗曰「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又曰「黃詩多槎牙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饜胸臆如佩玉瓊瑤舍車徒荆棘又如佳茶碎可嚼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其所爲詩亦才力富厚氣骨渾成宋意唐格自成一體當時風氣遂又爲之一變門下士以樊山實甫爲最著其幕客亦多傑出之士

所謂同光派者亦極盛於此時宗尙兩宋標舉宛陵半山山谷后山簡齋放翁誠齋四靈其所爲詩類皆枯澀深遠蒼老幽峭能達人所難達之意抒人所難抒之情寫人所難寫之景而其情景又宛在目前此其不可及也然無復雄偉之觀逸奇之緻已海藏收鍊於東野取秀於柳州固足以獨步一時惟散原足與抗行承江西之餘緒獨開生面蒼老峭健風骨岸然世推大家近世學宋詩者要以二家爲大宗矣弢庵爲海藏之羽翼伯子導散原之先路亦皆一時作手而閩中之士能詩者特兼海藏弢庵皆閩人世有閩派之目謹按閩派之名肇於明代此時特盛耳而吾師石遺老人說詩數十年主持詩壇與散原海藏輩相抗衡亦一代之詩宗已浙派如爽秋寐叟好用僻典於同光派中自標一幟

窮則變變則通詩道至於清季困於古人而不能自創新格類皆一邱一壑僅得古人之一體無復雄偉之觀獨造之境造句以苦澀爲尙音節暗啞不復成誦此效宋詩者末流之弊也而是

時國勢陵夷強鄰日迫歐風東漸舉國風靡有志之士務求維新以圖強戊戌政變之後康梁諸公既不得志於政治乃發爲詩歌文章以鼓吹天下自開戶牖閱世高談長歌當哭海內從風同時有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者任公推爲詩界三傑而力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尤推公度當時目爲詩界革命之雄焉其言曰「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雜感)嘗自道其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與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法凡事名品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聞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然公度有用世之心而終不得一逞其志嘗語任公曰「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州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蒼萃成編藉以自娛」由此可知公度之志固不在爲詩人也其詩尤氣磅礴大筆淋漓甲午之役吾軍敗績公度詩以紀事辭多悲壯真詩史也尤善長篇汨汨千萬言不能自休以錫蘭島臥佛一詩爲最任公最賞此詩嘗曰「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尙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

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積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著龜卽並世人物亦何遽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眞所謂空前之奇構也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隲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

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詩界革命之旗幟由是起矣然公度固導源於湘鄉者也其論詩有與湘鄉符合其自以詩多本自湘鄉者蓋道咸以來之詩有二派焉湘鄉有開拓疆域之功力求雄闊莽蒼蒼蒼不主一格發揚蹈勵方駕唐宋公度是其繼起而能光大者也同光派仍主保守不事開創入乎古而未能出乎古也尙論清末之詩者要以公度等爲巨擘矣與公度足相上下者厥惟邱滄海其人亦愛國志士不以詩傳是以公度獨名高天下

(未完)

光燾脞錄

黃光燾

清中興功臣，魯左(宗棠)并稱，以器識言，左似不及曾之宏博也，晚年曾左微有不合，或謂爲改制問題，未知確否，觀左輓曾聯，不無言外意也，聯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郭玉池(嵩燾)輓曰，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宋唐以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攷初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攷戰績以水師爲著，實主其議，艱難未預負公多，何緩叟(紹基)輓曰，武侯澹靜，汾陽樸忠，自於公元輔奇勛，旆常特炳二千載，班馬史才，蘇黃詩事，愴憶我詞垣舊誼，風雨深談四十年，李次青(元度)輓云，是衡嶽洞庭間氣所鍾，爲將爲相爲侯，自吾鄉蔣安陽後，歷三唐兩宋及元明二千年僅見，與希文君實，異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計昭代湯睢州外，較諸城大興暨曹杜一个臣獨隆，數公與文正交游極久，故遺詞隸事，均極真切。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考(續)

吳之英

(二)詩集

劍南詩藁(嚴州刻本)

此放翁詩最早之刻本也；直齋書錄解題，劍南詩稿二十卷，續稿六十七卷，陸游務觀撰，初爲嚴州刻前集，稿止淳熙丁未，按丁未爲淳熙十六年，是年先生除寶錄院檢討官，十二月被劾去官，歸作風月軒記。嚴州初刻集於淳熙十四年，年譜稱刻劍南詩稿二十卷於嚴州郡治，直齋所謂初爲嚴州刻前集者，是非藁止淳熙丁未本也。迨放翁爲新定郡守，始刻淳熙丁未以前稿，可知與嚴州刻，各另一本；四庫所謂先別有一本也。此刻卷首，有淳熙十有四年，臘月幾望門人迪功郎監嚴州在城都稅務括蒼鄭師尹序云：太守山陰陸先生劍南之作傳天下，眉山蘇君林收拾尤富，適官屬邑，欲假本爲此邦盛事，適以篡次屬，師尹亦斂衽肅觀，則浩渺閎肆，莫測津涯，掩卷太息者久之；獨念吾儕日從先生之門，間有疑闕，自公餘可以從容質正，

幸來者見斯文大全，用是不辭。劍南詩稿六百九十首，續稿三百七十七首，蘇君於集外得一千四百五十三首，凡二千五百二十四首；又口七首，釐爲口十卷，總曰：劍南，因其舊也；又按渭南文集跋類，跋詩云：此余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及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考丙戌先生四十一歲；官嚴州時，年六十三，相距二十餘年。至所謂再編者，其最先之本，編於何時？不可明言之矣！意者劍南詩稿六百九十四首，所謂嚴州再編之稿？續稿三百七十七首，爲甲戌以後詩？宋史藝文志，所謂續稿劍南二十一卷歟？不然歷閱各書志，均未見有續稿二十一卷者，且此續稿三百餘首者，決非戊申以後之續稿，故疑卽宋史所載也。

劍南前稿(新定郡刻本)

子庚跋稱在新定時所編前藁，於舊詩多所去取。黃蘗圃士禮居藏書跋題記續編云：放翁爲新定郡，始刻淳熙丁未以前稿，其後幼子適復守嚴州續刻者，又在嘉

定庚午。按丁未爲淳熙十六年，翁以紹熙元年，跋詩集付子聿，六年家居刪詩，號九曲老樵，藁經屢刪，刻之新定郡者，其自精選也。

劍南續稿六十七卷（游子通嚴州刻本）

直齋書錄解題，劍南詩稿二十卷，續稿六十七卷，陸務觀撰。初爲嚴州刻前集，藁止淳熙丁未，自戊申以及其終，當嘉定庚午，二十餘年，爲詩益多，其幼子通，復守嚴州續刻之，篇什之富以萬計，古所無也。文獻通考載相同；王國維兩浙古刊考劍南續稿，引直齋之說，卷數相同，復合前稿，而爲八十七卷，故解題別集類下云：劍南詩稿續稿八十七卷，文獻通考別集類亦相同也。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子虞九江郡齋刻本）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是集，末有嘉定十三年游子朝請大夫知江州軍事子虞跋，稱游西泝夔道，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宿留殆十載。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東下，然心未嘗一日忘蜀也。是以題其平生所爲詩卷曰劍南詩藁，蓋不獨謂蜀道所賦詩也。又稱戊申已酉後詩，游自大蓬謝事歸山陰故廬，命子虞編次爲四十卷，復題其籤曰劍南詩

續稿，自此至捐館舍，通前稿爲八十五卷，子虞假守九江，刊之郡齋，遂名曰：劍南詩藁。

黃蘗園士禮居藏書題跋云：頃訪書玉峯吳氏，復得殘宋本放翁先生劍南詩藁，卷四十二至四十四，五十八五十九，六十至六十二，亦三冊，其第一冊板心卷第可考，餘二冊俱剜去，約略而得其卷第之次序矣。四十二卷中，有己未冬至詩，六十二卷中，有乙丑重五詩，合諸陳氏所云，必有續稿中，皆此題曰：劍南詩稿者，非必幼子通復守嚴州續刻之本，按此殘宋本，當卽子虞所編，卷八十五者也。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汲古閣毛晉刻本）

汲古閣毛氏刻本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共二千八百八十八葉，毛氏跋云，近來坊刻寡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虞編輯劍南詩稿，又吳錢兩先生嚴訂，天天者真名祕本也。亟梓行，以公同好，其命名次第，具載跋語云。又有跋云：據放翁子子虞跋云，先生編前稿，於舊詩多所去取，其遺存者尙七卷，別名遺稿，惜今不傳。余刻劍南詩稿成，復從牧齋師案頭，見續藁二冊，又得未刻律詩八句者二十三首，四句者二十首，但春日一章，雖編入斷句

，而語意未了，疑亦八句，而缺其後。作逸稿下卷，聊補劍南之遺云。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劍南前稿四十卷，續稿合前詩爲八十五卷；子虞刻之九江郡齋，名曰劍南詩稿，毛晉汲古閣所刊者是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云：余向從郡故家，收得殘宋刻劍南詩稿十卷，卷第多剜改，以毛刻勘之，得以原本卷第，而毛刻於各卷下注宋本者，往往與殘本合；然此十卷外，尚有注宋本字樣者，余所收中却無，未解其何謂？及續收此別本宋刻存卷有八，覆取毛刻證之，與其註宋本字樣者適合，乃歎遇合之奇，無過於是！蓋汲古當日所據以付梓者，本非宋刻，偶得殘本十八卷校勘之，因各記於卷尾，而不明言所得宋刻之全否，以示後人。又曰詩稿續稿，本非一刻，毛氏合而刻之，面目無可考見。按毛氏前後一本子虞；一自牧齋師處得來；非據殘宋本。至所謂本非一刻，毛氏合而刻之，按毛氏並未合刻，全據子虞之本，跋語可考證也。後發假李氏森寶齋，依此刻翻刻，頗可。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十卷（元初刻本）

四庫提要云，澗谷須溪，各自爲選，其前集後集之同

，蓋元坊賈所追題矣。又有復者去之之語，故兩集所錄，無一首重見，此言與丁丙相同。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兩集所無一首復見，當爲元時書坊併刻時所芟，而追題其目。按此選，自元坊賈併刻，題名爲放翁詩選，前集十卷，四庫丁丙，均因之。惟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題爲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十卷，蓋因元初刻舊目歟？此刻爲元大德辛丑其孫愨始刻之，前有愨自序，足證明也。後以澗谷須溪合刻，爲序傍注云：今按舊本此序止爲澗谷所選者作。

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元初刻本）

毛晉云：近來坊刻，寡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是知澗谷別行，不待丁丙四庫言明矣！四庫提要云：辰翁所選，前後無序，跋句下及篇末，頗有附批，大致與所評杜甫王維李賀集詩相似，明人刻辰翁評書九種，是編不在其中，蓋偶未見此本，詳其詞意，確爲須溪門蹊，非爲僞託也。（辰翁廬陵人，大學生，景定壬戌試入丙等。）

放翁詩選前集十卷後集八卷別集一卷（明初刊本李伯雨藏）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前集）羅椅子遠選（後集）須溪辰翁會孟選，題云，劍南前稿四十卷，續稿合前詩爲

八十五卷，子虞刊之九江郡齋，名曰劍南詩稿，毛晉汲古閣所刊是也。尙有遺稿七卷，今不可見矣。此羅椅選者十卷，有墨印白文曰前集；劉辰翁選者八卷，有墨印白文曰後集；兩集所選，無一首複見，當爲元時書坊併刻時所芟，而追題其目。別集一卷，無編纂者姓名。

案前後兩集分古今體，每於今體五七言下，不註律絕，而註曰：八句四句；別集不分古今體，但分五七言，七言類無古體排律，五言間探古體排律。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十卷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八卷別集一卷（明弘治刻本）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前刊本祇有大德辛丑椅孫愨一序，是止爲澗谷所選者而作，須溪本前後本無序跋，四庫著錄者，與此卷數符合，惟重刻舊跋，蠹蝕斷爛，僅得約略，此雖鈔本，前有宏治十年吳郡楊楮吉序云：放翁爲南渡詩人大家，而年又最壽，故其作不啻萬首，今澗谷須溪所選殆十一爾，二家最好，微有不同，然搜元獵奇，斑斑略備，劉戶部生之蜀，人雅工吟詠，近以監稅便杭，遂用餘力，使翁詩一新云。又有蜀劉景寅識，後之放翁全集，有鈔本尙存，然實

陸放翁所著書版本考

未嘗見也。獨澗谷須溪所選，當勝國時書肆中，嘗合而梓行，故傳錄漸出，而印本則見亦罕矣。宏治丁巳，在杭學究家，購得梓本，竊意謝疊山以澗谷爲詩派之靈光，揭曼碩以須溪爲詩流之善評，要皆具眼，非苟焉者。而况放翁之詩乎？顧其書，歲久且敝，字循多誤，乃舉似善鴻先生正定，又因取方虛谷所編律體，悉檢翁詩鈔出與選複皆去之，爲別集附焉，以備一家之言，會餘杭尹冉若孝隆同年友也，偶見悅之，遂辱授梓，而贊其始末。別集末有國子監前趙鋪新刊一條，蓋杭城按察司之舊太學也。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舊有弘治丁巳南京戶部主事蜀劉景寅刻本別集一卷，景寅取方虛谷律體所選者附之。涵芬樓四部叢刊書目云，羅椅所選有圈點而無評，須溪所選間有評語。前集有大德辛丑椅孫愨序，爲澗谷選而作。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行密字展，款識極古，前後無刻書序跋，收藏家不能指爲何時所刻，偶見一抄本，前有弘治十年吳郡楊楮吉序，蜀劉景寅跋，知此爲弘治丁巳刻本，別集四庫云：不知撰人，據跋知卽劉氏所爲。

按此刻別集中多闕，輒以墨印補之；如十一頁立春後

一首中闕有四行，八頁十一月八夜首下闕五行，所謂以復選芟去歟？此刻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借與涵芬樓影印；在此印以前，有影鈔弘治本者，爲沈氏鳴野山屏所收藏。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十卷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八卷別集一卷（明嘉靖黃氏刻本）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宋羅椅劉辰翁選，舊有弘治丁巳南京戶部主事蜀劉景寅刻本別集一卷，景寅取方履谷律髓所選者附之，是本嘉靖十三年，宜黃縣令莆田黃漳重刻，惟弘治本羅選有圈點。而此本無之，前有大德辛丑羅怒序，弘治十年吳郡楊楮吉序，後有劉景寅黃漳二跋。

案放翁詩集選本，固推澗谷須溪爲先，後之若唐宋詩醇十八家詩鈔及日本所鈔選（見涵芬樓目錄）均得家法。註放翁詩者甚少，按漢陽葉名澧橋西雜記云：稽氏承梁溪

書畫徵，言其鄉許氏富藏書，有許眉岑仲堪者注放翁詩集甚詳，惜未梓行，今其書不知尙存否，他日當向錫山人詢之，眉岑與鮑若洲汀交善，乾隆嘉慶間人也。此外有松江雷瑯君曜箋註劍南詩鈔，雖有謬陋，堪稱完善，劍南詩鈔者，康熙時毘陵楊大鶴芝田所選也，其例云，六十年前宋人詩無論全集選本，行世者絕少，陸放翁詩尤少，以余因所覩記，澄江許伯清前輩，有手鈔宋人詩集三十家，今已不可復得，刻本惟曹能始十二代詩選，然放翁詩俱寥寥無幾，汲古閣得翁子子虞所編劍南詩稿授梓，於是放翁之詩無一篇遺漏者矣。但不言原本從何得來，間有一二魯魚，無可參攷，又苦卷帙重大，學者購讀爲難，余以暇日，抄得十之二三，貴在行簡便，繙閱易周，本取自攜，輒公同好，案此選分類編輯，共六卷。初刻有姪玉田端木校，後由侯官許員幹豫生校訂，盛行於世。

（未完）

詠琴軒 隨筆

（獻先王）

元文宗圖帖睦爾，於至治元年因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爲英宗所忌，謫居海南，秦定帝即位，始蒙召還。其在海南時，戀一民女青梅，屢以言逗之不爲動，鬱鬱不樂，賦詩云：『自笑當年志氣豪，手攀銀杏弄金桃；瓊南地僻無佳果，問到青梅價也高！』土司王官知其意，爲出資納之。北返時，青梅遽卒，帝追念不已。登位後，升所居定安縣爲南建州，以王官爲知州，以酬前惠。此事見定安縣志，陳師石遺元詩紀事中未採及，豈以其不足傳信歟？南建州元史文宗紀作南康州，當依縣志爲是。

杜陵詩史之批判

趙宗湘

杜甫以窮困潦倒之身，當天下亂離之世，遂造成沉雄豪邁之詩境，可喜可怒，可泣可歌，蓋所謂寫實作家也；昔人謂子美之詩造次不忘君，斯說雖不盡然，然少陵關懷家國之詩，確佔集中之相當成分，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斯說少陵足以當之，尊之者以爲少陵之詩，可繼三百篇，或謂可繼太史公書，衆說紛紜，迄無定論，然詩與史之形式既殊，爲用亦異，史爲記載一代興廢，詩則多半屬於抒情，杜老爲一代詩宗，在文學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究不可以常例衡之，孟棻評杜，首標詩史之目，古今論者非一，而終無折衷之言，敢就諸家之論述，分前代與當代二類，加以批判焉。

(一)前代學者對詩史之評議

唐孟棻本事詩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新唐書本傳贊云：「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概，皆自鳴所長，至甫渾

涵茫茫，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旬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于言不稍衰，世號詩史。」

沈馴詩體名辨序云：「杜甫獨以雄渾高古，自成一家人之義，蓋亦詩之僅有者也。」

鶴林玉露云：「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

黃徹碧溪詩話云：「考杜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魚校書，元年建四月，有王官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

猗覺寮散記云：「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六千，便見當時川中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真詩史也。」

陸放翁詩杜詩云：「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常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

楊慎升菴詩話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記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酌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者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天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常有修身齊家字耶，使人自悟；至求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離離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噉，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曰斂則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序飢荒則曰牂羊殞首，三星在窗，不必曰但有齒牙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訕，乃其下乘末腳，而宋拾以爲已寶

，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而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呀訥甲呀，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摭攬諸說，約之可別爲三：（一）主張老杜爲詩史或史家者，孟棻等七家是也；（二）主張老杜可繼三百篇者，陸游是也；（三）以老杜寫時事詩，非詩中上乘者，楊升菴是也；詩史之名稱，是否確當，容於下篇結束處議之，陸氏之說，以爲在清廟生民之間，夫三百篇之詩，亦多寫史實，杜老之詩實有同於三百篇，不過非首首如是，句句如是，讀者只可作如是觀耳，未可拘拘言之也；楊氏升菴之說，以老杜陳時事之詩，類於訕訕，不能含蓄蘊藉，爲集中下乘，立異鳴高，殊難置信；杜老寫史實之詩，多在第一期與第二期之詩，（依胡說分期）多可與史跡相參證，如哀江頭哀王孫三別三吏北征等詩，皆係寫當時實況，具有歷久不磨之價值，杜之思想，爲儒家入世觀，蓋所謂社會詩作家，屬於寫現派，非同一般詩人，吟風弄月可比，是以篇長氣宏，工深力大，多至百餘韻，其敘事力量之大，蓋猶史公之作史，別成一格，千古詩人中所僅見者也；孟棻倡詩史之說，後人和之者衆，余已徵引於前矣，楊氏升菴，獨標異說，雖詩史之名，不無可議，然楊氏之說，

偏謬實無諱言，楊氏謂詩不能代史，夫詩誠不能代史，杜老作詩，亦不認詩能代史而作詩，不過爲社會環境所驅使，目擊心傷，藉詩以抒其哀思，寄其憤慨耳，後人推爲詩史，亦以其寫史實之詩，多於諸家，非謂其詩卽爲史也，能代史也，若謂寫史實入詩，卽爲下乘，則三百篇中，寫史實之詩，卽不能傳千百世，諷於千萬人之口矣，豈風雲月露之辭，吟嘯山水之章，反能謂之詩耶？升菴又謂杜老直陳時事，類於訕訐，此說亦謬，杜老寫史實之詩，未必不能含蓄蘊藉，如麗人行之措語宛轉，描寫力絕大，朱註以爲刺諸楊游宴曲江而作，陸時雍云，「詩言窮則盡，意盡則醜，少陵麗人行，太白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李安溪亦謂「此詩實與美目巧笑，象締縵絺同旨，詩至老杜，乃可與風雅代興耳」；又如哀江頭詩，哀傷亂也，昔爲嘒舞遊宴之區，今則胡騎滿城，千門下鍵矣；昔爲明眸皓齒之美人，今則劍閣雲深，血污遊魂歸不得矣；諸家評語亦夥，但能識忠厚之旨者，厥爲張戒歲寒堂詩話，節錄於下，「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蹟之耶？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詩，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

花，而太真之絕色可想也；至於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江水江花豈終極，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於言外，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風人之旨者；元白數千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全篇描寫興廢事，但終未言明貴妃，祇用昭陽飛燕爲喻，可謂善於用事矣；此外如杜鵑行等詩，亦皆中蘊諷喻之情；而楊氏升菴，竟謂子美寫史實之詩，類於訕訐，爲集中下乘，殆鄉野鄙夫，不足與語朝廷廟堂之事乎！

(二)當代學者對詩史之評議

前人之說，余已徵論之矣；茲將當代學者，論詩史者，再引論於左，梁啓超情聖杜甫，第五節首段云：「……不惟在文學上有價值，而且在史料上，有絕大價值，……在能確實描寫出社會狀況，又能確實謳吟出時代心理。」

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論杜詩云：「……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而又有忠君愛國，傷時念亂爲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

蘇雪林唐詩概論，稱杜甫爲寫實主義開山大師，又云「宋祁稱其時事詩云，善陳時勢，律功精深，至于言不稍衰，世號詩史」；（湘按此係祁述元稱語）……李子德也說，「萬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險，歲月之暄涼，交游之遠合，靡不曲盡，真詩史也」；他不但對於寫境喜真實，即對於中國人素不注意的紀時，也喜真實……」

胡雲翼唐詩研究論杜詩云，「……我們不能說杜詩裏面，有多少敘事詩，但就具體的描寫社會痛苦之一方面講，我們安他一個悲劇的敘事詩的名詞，亦無不妥……；杜甫的古詩，不過是借用這種便於敘事的古詩體裁，來抒寫新資料的社會生活，形體是舊的，內容是新的，所以我們說是有生活內容悲劇敘事詩」。

陳冠同中國文學史大綱論杜詩云：「社會上狀況，及當時的史事，和民間疾苦，亦多見於他的詩中，所以他是一個偉大的社會詩人」。

顧惕生師中國文學史大綱，評杜詩云：「……忠君之情，每飯不忘，天寶亂後，流寓諸處，其間思君憂國，偏狹躁急，至以成性，常吐不平之音，慷慨淋漓，悲傷時事，兼自嘆自己之薄命，故世稱其詩曰詩史，以詳於當時紛亂社會之內幕也」。

曾毅中國文學史論杜詩云：「……一生坎壈踳踳，而篤於性情，故其詩常沉鬱雄奇；又善陳時勢，律切精深，至于言不稍衰，於詩特闢一境，世號爲詩史云。」

陳廷傑現代詩學之趨勢論杜詩云，「杜甫詩純以學力而得，善陳時勢，號爲詩史……」

傅東華杜甫詩導言，論杜詩之特徵云：「杜甫的詩境，曾有政治社會方面，特別開拓；以政治歷史社會，爲討論的題材，原不是杜甫開創的，但是三百篇以後的詩人，大都只把這個境界，當做一小部份題材的泉源，不像杜甫竟將牠當做一生著述的主要題目，他能將政治詩化，將歷史詩化，將經世的策論詩化，將人物的評論詩化，——就此點而論，中國直到現在的詩人，未有如杜甫者」！

黃節詩學論杜詩云：「杜甫之詩，世稱詩史，以史義存焉，讀杜詩而不讀唐史，不足以知杜者也」。

余俊賢杜甫評傳結論篇云：「杜甫者，其吾國之荷馬歟？但丁歟？抑沙士比亞歟？所謂情聖也，詩聖也，詩史也，皆甫一身而兼之矣」。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論杜詩云：「杜甫是有一個有天才，有學問，有熱情，有經驗，而又能獻身社會於詩

的詩人；……論者目之爲詩史詩聖」。

徐謙詩詞學論杜詩云：「……自新唐本傳，以世稱詩史推杜，說者亦莫不謂杜詩之佳，在言時勢；夫三百篇，大都言時勢之作，詩史之名，應以三百篇專其美，至杜之前人，及并代詩人，以詩言時勢者，亦數見不鮮，而詩多不如杜，則史亦非杜之特色也；其能道着痛癢，惟歷滄浪所謂入神；……」

鄭振鐸文學大綱論杜詩云：「……當時史事，亦多見於他的詩中，如石壕吏，新婚別，以及其他都可見當時民間的疾苦，所以有的人，稱之爲詩史；但因此頗有這附會的杜詩解註家，把他的所的詩都認作憂時懷君之作，直埋沒了不少的好的抒情詩，我們欲看見杜甫的眞價，對於此種解法，自不能不加以掃除」。

以上所述，皆當代學者對詩史說之批評也；敢爲分別論之於後：梁啓超氏稱杜老爲情聖，以爲在文學價值之外，在史料亦有絕大價值，是梁氏亦認史詩爲杜老大創作也；又謂能描寫社會狀況，是梁氏認杜老爲社會詩人也；鄭賓于蘇雪林顧惕生曾毅陳廷傑黃節諸先生所論，類皆認杜老爲詩史；胡雲翼氏則以杜爲獻身社會詩人；又謂爲生活內容悲劇敘事詩作家；陳冠同亦稱杜爲社會詩人，此說最

合予意，此外傅東華余俊賢鄭振鐸三氏之說，雖稍有發揮，或以杜詩不能全以史詩目之，或以杜詩以歷史政治人物爲詩，要之原質未變也；僅徐謙詩詞學，以寫史實非杜詩之特色，所貴者爲描寫入神，立說與衆異，容於篇末駁正之；茲先將詩史定名商榷焉；詩史之名，王伯厚謂起自孟棻，和而倡之，同然一辭，逮楊升菴始持異論，余已駁正之矣；鄭振鐸氏以註家附會，將老杜全詩，皆認爲懷君之作；夫註家附會強解，誠有未善，但讀者如有眞確之認識，當不至爲其所囿矣；然註釋家所以牽強附會者，亦以前人認杜老爲詩史也，史之於詩，本爲二物，外形既異，內容亦殊，亞理斯多德詩學第八章，以史爲敘述已然之事，詩爲敘述或然之事；蓋史爲完全寫實而作，記一代廢興，絕無假借性；詩爲寫性情而作，卽或用史實爲寫作材料，亦必需加以剪裁，重新組織之，而寓以己意，或附希望語，或加以空洞之想像，觀於杜老寫史實之詩可見；總之，詩之於史，確有不同之界限，然寫史實之事，亦係不可少之產品，三百篇中之詩，多採自民間，以詠嘆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爲多，後世讀之，可以考見當時社會情形，杜老之詩，亦可作如是觀，唐時吐蕃突厥之外患，安史之內亂，妃嬪之寵，貴戚之專，正史或有不能着筆者，甫皆一一筆

之於詩，在當時亦不過抒寫感情雖不盡能與正史參證，然非其特色，立說矛盾，杜老以寫實見長，集中之詩，能描後世用爲史學參考，自無不可也；若謂杜老之詩，即可爲寫入神，爲後人稱誦者，爲北征哀王孫兵軍行三吏三別諸史，則大不可也；余意杜詩雖含有史意，亦何必名之詩史詩，非皆寫史實之詩乎？雖作詩不盡賴史實，方能描寫入，致引起註釋家之附會，與楊升菴之誤解，陳冠同稱杜爲神，但杜老描寫入神之詩多爲記事之作；徐氏以描寫人神社會詩人，既可免史字之嫌，復不失子美詩之本質，似較爲杜之特色，而以寫史實非杜之特色，斯說何異自擯其詩史之名爲適當也；至於徐謙評杜：今於此加以駁正焉，徐氏引滄浪詩話，以爲描寫入神，爲杜詩特色，而以史詩類乎！

光燾脞錄

黃光燾

文襄與玉池同里同學，甚相得，及玉池使英歸來，覩西人富強，勇言時務，因事與文襄疏爭於廷，不肯下，遂以罷職，文襄薨，郭輓以聯曰，世須才，才亦須世，公負我，我不負公，寥寥十四字，無限傷懷，張國正輓左聯曰，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者三十年，看連雲烽火，次第澄清，武鄉揮扇而軍，蓋代大名垂宇宙，爲聖朝拓邊塞版圖凡數萬里，祇橫海鯨鼉，頻頻擊畫，宗澤渡河未果，出師遺恨滿滄溟，文襄少以諸葛亮自說，歿時適有中法安南問題而以兵相見也。

彭剛直（玉麟）九江被圍自輓云，趁此日騎驢西去，半甌血灑向空林，七尺軀委殘芳草，問誰來歌曲歌騷，掛長劍樹巔，按琵琶馬上，憑弔那松楸魂魄，憤激千秋，縱黃土埋余，當呼雄鬼，倘他年跨鶴東歸，一瓣香祝回真性，三分月悟到前身，願從此爲樵爲釣，結鷗盟海畔，訂鹿友山中，磨鍊個鐵石心腸，朦朧半世，告蒼天捨我，莫做情人，激昂慷慨之情，浩然之氣，洋溢於字裏行間，可見此老臨難不苟之精神也，及功成名立，築退省庵於西湖，寄情詩畫，以終天年，李壽蓉輓曰，長江數千里之間，論荆楚將材，慘淡功名全在水，危崖百十尋以上，對梅花石刻，輪困肝膽尙思公，王閻運輓曰，詩酒自名家，更助業爛然，長增翰苑梅花價，樓船欲橫海，嘆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

書法索原

葉煒白

書法居藝術中之一，藝術者；即發揚各人所得之智能也。論者謂人之智者多才藝，凡事雖不學亦能為，庸者必加以做效琢磨始能為，愚者雖教不能成，北齊介之推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雖然，亦未免迂闊無稽矣！何足依憑乎？蓋藝術之事，平心而論，才學參半；無才者須學，有才者亦須學，要之同歸于成，惟成功之遲捷有分耳。吾未見才者，不學而能自成，無才者力學而不能成也。禮記學記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斯言誠哉！書法之道亦然，其人性鈍者，當不輟自勉，其才美天授者，亦當時加揣摩，庶不負其固有之才氣；不然，其才雖為超衆，不觀古帖，其作品終無規矩，不能離俗歸雅焉！張氏懷瓘云：「先其天性，後其習學」。元盛熙明法書考引：「孫氏過庭書譜云：『夫學書之要，在於師古』。」及得始言，未嘗忘也。然夫師古者，如何開其蹊徑？學者茫無依歸，奚足入手乎？書譜又云：「去古既遠，名跡紛雜，不可

不詳擇也。嘗攷歷代之善書者多矣；其聲譽著於時，書翰傳於後者，皆可歷數。至於謬當虛名，庸亦有之，其餘泯滅無聞者，固已何限？况乎好利售奇，傳揚亂真，自非精鑒，鮮能去取也」。是故知師古之方；在於善擇大家，辨其真偽。茲據盛氏纂集諸家之精粗，以傳備者采之。盛云：「今集倉頡按倉頡所存皆偽跡以降，自秦迄唐，凡若干人，會萃諸家之評論，成上中下三品焉」。張懷瓘云：「以風神骨氣爲上，研美功用者居下」。按盛氏所列諸家集評，今其帖已亡者居多，且有偽書，故定其去取，祇列可靠諸家姓名，評語從略，遇必學某家時，下幅加詳，爰用盛法列表如后：

上品	中品	下品
<small>集評</small>	<small>集評</small>	<small>集評</small>
史籀	嚴延年	何曾
李斯	許慎	羊祜
趙高	班固	晉元帝
王次仲	羅暉	王恬

皇鍾鍾章胡張張蔡衛師郎曹崔崔劉杜劉杜史陳
象會絲豔昭昶芝邕弘宜官鄆淳喜實瑗度穆操游遵

邴邴謝操凝玄徽邴氏王王庚庚劉陵司衛衛毛吳魏
超惜道蘊之之之之妻義導敦翼亮與機攸恆觀弘皓帝

芊向鍾章梁姜謝謝謝蕭范張王張張王王王王王
概秦奧秀宜朗敷靜眺思話絃哀澄敞濛珣脩蒼治

阮荀王王王王衛謝稽張索衛梁
妍輿珉之之之夫人安康華靖璿鶴

范張章任張左李郭陶謝謝殷張孔薄羊張李杜桓
懷永昶靖祖伯東道景綜運鈞超之琳紹之欣翼式預玄

張章陰張傅陳李衛王孔褚庾朱諸陽孫費宋庾識
暢熊光紹庭基韞宜籍敬元景齡石葛經奉元燁黔道人

褚遂良 歐陽詢 虞世南 漢王元昌 唐太宗 智永 蕭子雲 王僧虔 宋文帝 許文靜 丘道護 王知敬 劉繪 徐希秀 朱誕 張昭 王崇素 康昕 施方泰 吳休尚

柳惲 王彬之 顏倩 王愔 徐幹 法高道人 僧岳道人 張熾 張欣泰 周仁皓 顏寶光 孔閔 謝晦 辟闢 傅夫人 羊固 襄遠 宋嘉 曹任

薛稷 張從申 李陽冰 張旭 顏真卿 釋懷素 李邕 柳公權

徐淮南 張斯 齊高帝 劉珉 蕭特 庾肩吾 袁崧 梁武帝 梁簡文帝 梁元帝 陳文帝 褚淵 沈君理 張正見 智果 蕭綸 斛斯彥明 房彥謙 張大隱 殷令名

韓 蔡 釋 楊 傅 高 王 裴 盧 鄔 陸 房 徐 魏 虞 周 王 劉 錢 蘭
 擇 隱 崇 楊 正 承 行 藏 鄔 東 玄 浩 徵 綽 顯 晏 遜 毅 靜
 木 丘 簡 肇 臣 烈 險 用 彤 之 齡 皓 徽 綽 顯 晏 遜 毅 靜
 文

沈 章 蕭 張 程 王 傅 桓 陸 張 沈 房 張 梁 史 張 孫 史 張 梁
 千 韋 蕭 張 程 王 傅 桓 陸 張 沈 房 張 梁 史 張 孫 史 張 梁
 運 陟 誠 越 廣 紹 玉 夫 魯 彪 益 廣 芬 耿 麟 懷 過 庭 惟 庭 珪 升
 卿

關	鄭	李	吳	賴	賀
操	虔	璿	郁	文雅	知章
何	宋	李	玄	湛	
昌	之	清	悟	然	
裔	問				

上列三品、宜搜選之；然去古已遠，代有佚者，今其唐以前之成法，並無能過者，茲不列表。
 跡尙存完好者，但十之五六而已！按自唐以下諸家，皆承
 （未完）

光燾脞錄

黃光燾

玉池持政論驚新，爲時流所非笑，抑鬱以沒，義甯陳寶箴輓曰，推聖哲之心以論事，窮古今之變以匡時，絕識在幾先，獨抱孤忠泣蒼昊，病屢橋之氣爲士患，視流俗之譽爲士恥，遺編終論定，長懸皓日照幽局，王湘綺輓曰，悲憫聖人心，孟子見迂闊，而公見乖戾，若論名實當時笑，才華翰林伯，同年居要津，而屏居鄉里，畢竟文章誤我多，湘綺不偶於時，言外不無根觸也。

何緩叟校刊十三經注疏未竟而卒，俞曲園輓曰，史館建嘉謨，惜瓶議未行，三品下庶僚，至今無列傳，講堂刊定本，柰校讐方半，九經中大義，從此付何人，易海青輓曰，老輩多情，遞傳章艸晴雲，千里隔今共明月，吟魂何處，悽斷杏花春雨，先生歸矣自江南。

曲園湘綺皆一代大師，平生聯語傳者甚夥，雖稍遜曾氏之雄渾，然亦自然高妙，曲園自輓曰，生無補於時，死無關於數，辛辛苦苦，著成二百五十卷書，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浩浩落落，歷數半生三十年事，放懷一笑，吾其歸乎，湘綺自輓曰，春秋表僅存，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志不就，空餘高詠滿江山，王無佳兒，惟代豐最得愛憐，故上聯云然，下聯即指說文正事也。

夢茗盦詩話

錢萼孫

清詩人如鄭子尹江叔諸家皆曾致力於東野而胡雲持石筍山房詩集學孟尤專且工稱浙派詩者每尊樊榭大宗若論千辟萬灌洞精駭矚則厲杭俱未逮石筍也石筍讀孟郊詩二首云靈象古人共獨許夫子詩收來渾得最變出祇教奇吟得一生盡果將大造虧佞心合佞耳聽樂不聽悲誰洗灰石匡手繼寡珥絲胸瓊灌瑤眼篋刮霜枝碧鐙照洛居石淙敲詠屏乞君三四字歸喚清氣隨其二云詩中有靈劍劍劍切玉鋒詩中吐逸龍龍龍能仙芙蓉鮑謝不技暗留韻孟齒淙金骨振鏗聳秋魂濯浴浴浴浴復淡淡正色無冶容一讀夜十起誓覺除盲聾高美得卑如寒天無號蟲懷者孟夫子不恨不可逢往往虛空交見影瘦若節何必兩頰頰不散為雲龍可見其所嚮所在今摘其五言精語之學孟者於此古詞效東野云東風煖九州不春湘水波古劍云一去尋無蹤但見風雨送寓館讀書云疑學破險敵新知雋奇琛以此無窮年餉彼徑寸心又云時和巧鑄人世故畏點我聞蟋蟀云似開造化口盡把否卦說說贖天下耳聲銷落殘月中題雲臺寺云寺樓夢春陰千峯不可曙白壓東湖天飛挂庭前樹詠諫果云

置蜜銀錯端或若如砥望岳云岳如古賢人中立危其冠獨正萬古色天地見義端歲暮還燕山寓宅書懷云我生常苦貧未解作貧語又云誇方工診國誓葉羞雕楮又云劉志鼓柔刀織心投暗杼送宋約云六詩發天喙能者鏗其精海棠花時顧秀才朱何兩助教同觀憫忠寺云風日盡玉眩綺繡隨春唾築枝玲瓏高溢景臺殿破又云粉憐脂澤費香怕憚心流留鄭汝能云舉世困軟熟所向柔容顏可嘆風俗敵更到文字間據意云我欲鞭崑崙鞭赤山血流我欲翦北斗天舌施其喉孤懷云大海忽然溷短日青蒼低上天下天風萬物不敢西又云日月為漆鐙銀海色滄溟乾坤作大家山兵陳灰釘值值葬萬古永閔高天青又云媚移九州春萬物忘速老送陳同年荆湖行云衆人桃李顏塵土易成嫁彼姝難為容皎皎幽林下送治易僧明遇云織明有衆晦共臘無孤春又云頂紺爭老雪眸花盞今青又云師來桐江雲煮粥桐江湖桐江洗秋天綠手寥濶脈踏江水歌不敢饑飢蛟又云時俗味道本高者淫文章故府云饑寒苟無門莫道甚微細蔡處士歲寒堂云心音悅孤宣物刃謝外鏡皆指擢腎胃而出神來之筆往往

石破天驚可奪造化

石筍才力有餘於孟之外。故能為短兵相接，亦能長槍大戟。其雄詭之處，實得自昌黎。如曉渡安東觀海市，已驟風雨句云：點幻。嗟可怪，忽干造物噴。大聲噫然號，雪峴恣崩奔。蹴踏萬銀屋，昂軒來咀吞。閃倏晦昧際，日月顛。尻臀向來峭，嶮觀詭。匪不及辰，文章或寔化。瑰麗未肯淪，百狀窮。媵敲然吐，輪困特壘耳。目怪被物何所助，將登華岳句云：海日積微金，凍瀑點清漏。置身鴻濛前，真氣入膚腠。問天嫺搔頭，唯有青質質。又云：三峯不到地，引手入吾殼。思從造其巔，畢覽著懷袖。乾坤白顛顛，一世藏隘陋。龍鍾句云：門杜自飛拔，金鐵乘空游。昂畢相與鬪，穀洛尋戈矛。賊有窈窕化，人言作於牛。上天下地間，破散詎可收。誕幻訥萬千，何獨龍鍾。沈沁口句云：銀漢却曳地，天開倒垂窗。或如虛空倚巖屋，綴高扛。瞰汲謝罍盞，湍爭擺魂。雙棟削絕，均底下。誰緣檀河內，晚宿句云：朝辭上黨發，百里見天井。迴看屯雲合，已失太行頂。壯歸泉原浩，宇宙氣驟醒。驅馳縱空闊，鄴洛見要領。望嶽云：嶽色千里來，秀照東海碧。涌出自何代，天地隘胸臆。莫測雷雨藏，顧駭元氣積。誰能辨初終，萬古同一息。晝天台石梁句云：側足蹈焦原，祖髮游呂梁。神勇無物險，心全得天常。浮海凌三軍，獨勝受兩降。送萬侍御歸黃州句云：聲名翰林舊，執法星辰抗。車與雞棲同，瘦馬認窮巷。屢爭司寇獄，臺署森氣象。坐令文俗吏，翻齟出諠謗。潼關句云：西

夢 若 齋 詩 話

南商于入峭插萬嶺厚，峭嶮掣函谷重扼。閉嚴構又句云：河流春。天黃樹通長安，繡旌旗開久臥花柳。更明書皆闔杜韓堂，與長篇如烈女李三行，尤有名。七古如蓮子憶辭，江上秋夕放歌，刻中人親紙歌，漢杜陵五鳳銅行，鐙檠歌，後五鳳銅行，鐙檠歌，衡山岷崙臺，題周復運糧圖，渭水飛龍行，畫鷹歌等，俱傑作，太多不錄。

石筍近體力振唐音，茲摘其佳句。天妃閣云：篙檣驕三老，荆揚急萬艘。洞庭云：混茫行白日，天地足清秋。霍山云：千年汾水上，不斷冀州青。雨色含全晉，嵐光接八陲。宿山館云：危藤欲蛟黑，虛石館熊青。登江中小渚云：孤城延短角，高鳥壯清秋。登岳祠萬壽閣云：關山低一氣，河渭失同流。平山堂云：興衰此華屋，歌笑幾揚州。淮浦云：岸沙分鷺白，浦雨捲虹明。示厲伏淮云：山林無楚服，天地有虞羅。華陰城北樓云：樹低天入渭，岳送雨浮秦。此聯從杜詩地，地平江動蜀天遠，樹浮秦化出石樓堡云：寺藏冰峪險，天倚戍樓斜。向高平云：雲蒸上黨起，天放下春晴。錢塘路云：獵裙烘積火，霜帳簇春貂。寒夜云：凍苦星辰日，霜明鼓角乾。泊船京江口云：星斗春天溼，魚龍夜氣高。雨帆云：片雲低供溼，高浪遠疑平。秋晴眺海上臺云：窮秋更懷古，橫海一登臺。宇曠盤離下，沙明獵騎迴。新安出關云：舊關移漢出去馬，背秦低井陘。入土門至壽陽路云：渴泉爭遠汲，病土礙春畚。河潼間云：霜關摧四扇，風瀑裂中條。丁卯正月移就城西道士院云：佳處正于春，小斫病餘味。覺睡能餓，至成

五一

都云岩曉雲棧過千盤直下刀州向錦官猿鳥風光隨畫旆鶯花
 時節解銀鞍送施令入蜀云試穿秦棧向刀州樹杪青天挂驛樓
 萬點山隨飛鳥過一春花抵曲江游春日偶書云海棠風外傳春
 語燕子樓前送曉眠沈炯未歸庾信老鬢絲禁換幾流年秋日西
 興舊關口登樓眺望浙江感懷云寺樓紅破夕陽鐘猶自征帆去
 未窮如此江山人獨立無情天地水方東寒食近云占燭豈知鄉
 有信還家還與夢成謀度飛狐云樹窄馬蹄穿虎穴人低鴉背出
 羊腸寄釀西西垞二家兄云難上離船頻握手遠從岐路更迴頭
 次韻汪師李云秦山好去非無地楚筆狂來莫問天又云一櫂借
 藏癡抵盡九絲遲吐餓于蠶全首如白下懷古云天闕牛頭漫宋
 寥江城春浪動春潮嬌媒射雉還芳草三月藏鳥又柳條紫蓋黃
 旗空廢壘青絲白馬認何朝多情獨有秦淮水一片盈盈過板橋
 朱雀桁南路欲沈雞鳴埭口月長新馬臨瓜步無行跡龍臥鍾山
 不計春啼鳥一聲亡國恨東風如夢六朝人蘭成留得閒詞賦腸
 斷江南最後身霸氣銷沈王氣終後時猶唱水中龍金星酒喚何
 人勸玉樹歌憐絕代容千載飄零奈何帝五更遙斷景陽鐘南朝
 烟水長干寺乞食僧歸特地逢哀感跌宕似勝焚榭秦淮懷古之
 作將赴幕府書懷題旅壁云人海王城著此身破除殘臘又經春
 前緣欲悟三生在異地仍憐一寄塵送客關山雙鬢影無情天地
 兩車輪勞生不值莊周笑且向橫流更問津亦深至將發揚州云

夢踏吳王送女潮過江吹漏冶城蕭烟花三月連淮浦風絮千年
 嫁六朝誰共題詩園錦瑟空餘翻酒障紅綃他時記取飛鸞節畫
 舫青門未覺遙風調特佳朗朗如玉山上行

黎二樵五百四峯堂詩鈔錄刻奇警融少陵昌黎昌山谷
 於一鑪尤工寫景在乾嘉時殆可獨步嶺南五古之工絕者如鐵
 壘頂句云絕壁小鐵圍壁根竊虛牝奔流趨叢壑水石鬥古忿上
 流穿石鼻盤絞鐵牛剝抱舷趨短篙入水振橫軫舟住石飲鱖舟
 去石嚙臙頗怪束逝舸捩舵兩風隼笑指我西去動若蟲蟻白
 馬角句云長河怒一折亦浪攢萬岳過盤大江迴芥擲巨艘弱鼓
 湧潮句云舟人輕風波至此慘不語脈脈奔長江畏色自太古上
 舟鈍若石下舟猛於弩盤淌入地叫聲過十里許又句云慘淡石
 見血無乃蛟龍怒龍門灘句云西江幾千里有力使倒流猶石張
 厥角直欲碾我舟竹續如枯藤島島山上頭失勢倘一落萬鈞亦
 浮瀉以上寫灘行奇險森列目前又如華首臺至洗衲石句云鐵
 石積古寒玉條媚今秀又句云淪茗持露重披衣擁雲皺水簾洞
 句云千百石磴迭匯此一簾水清寒先迎人去此尙一里延祥寺
 至寶積寺句云俯窺無底雲却立千丈壁東峯忽深黑雷霆迸虛
 石雨來挾飛瀑聲與萬松敵長雲過人頂急步脫我屐浴日亭句
 云海曉雲壓水上有山壓雲晨颺轉欲帆萬嶺懸空奔月下戲詠
 句云半歲海上月雲水氣相裏今夕視行影始能辨人我秋熟坐

困王竹坪來話別北行句云赤光射城垣赫若外大焚正晝牛馬
汗裂地入日痕看山詠懷句云諸山落餘青碧重水不受蕩漾村
瓦間虛無潑深秀無一語墮恆蹊余尤喜其題鼎湖龍湫句云清
潭斂秋姿萬象碧轉靜連山赴東海氣若千虎猛小挽西顧勢一
石亦不肯飛泉曷天來白虹結長綆曳之入深黑乃帖耳引頸至
今千丈底猱猶磨遺影擊龍洲句云神龍走水底水面回其頭張
呀吸西江江水皆倒流帝曰東西顧此物作鴻溝天吳鑄鐵索索
之永使留頰頰作山石鬚鬚爲松楸隆然厥額筆作殿作岑樓樓
標銳槎枒略知厥角修口則爲窟巖許之鳴深幽柯祥萬里源可
以滋渴喉老疊大好事跨坐奠上游至今數鐵柱出沒代河洲三
江動地來聲塞西南陬謂得借水可脫天所囚吼叫集厥類百
處起潭湫併力嚙巨鎖湧水爲山邱驚絕蒼梧魂起爲坤軸憂極
奇詭縱肆非尋常模山範水者所能

二樵致力於昌谷極深曾手批昌谷集其七古如巫山高句
云長狐嘯血成碧苔一絲冷夢尋不回憶昔行句云黃昏碧火行
木客陰桐雄狐拜金馬昨夢李昌谷彈琴句云紅琴臘血彈澀吟
千年以還吾識音秋風引句云秋機不軋犬不吠魂去風中曉無
迹又云詩成欠伸影在壁亭亭脈脈逼人直何須會面驚瘦極已
向空牆見衣窄金花廟句云鵝潭烟平月如夢雲車軋波玉顏凍
皆神似昌谷者然二樵七古以杜韓樹骨故不終落此圈套集中

夢 茗 齋 詩 話

最工之作當推刀歌以外諸篇多工起勢往往千鍾百鍊而出如
徐天池怪石松樹歌云元冥一角塞雷雨虛壁動巖風吹衫范寬
畫山水云古壁崢嶸落險欲摧一展范寬山水生驚猜斑斑裂絹作
墨色石角漬上紅莓苔畫山水歌寄何勤良云病起臥過九十日
一日碧盡湖上山江雨云江上一角雨奔走兩脚所到生層波四
方赤雲上萬丈重不肯墮先嗟峨羅浮觀日圖云羅浮欲雨天突
兀暮雲晚山辨不得不知一夜雲化水洗出東南半天碧寄羅浮
張鍊師云山風吹雲雲出山中之水流人間請君一試問雲水
茫茫天地何時還曉出村舟中作云懸山覆水不到水水雲似海
不似雲一身自作海上客此山離立雲中君江上行云湖上秋光
闊無着約束結成明月團苦熱行云萬物不動日影直如火弩
射透石東南三日雨雲積巉天拔海移不得嗟爾風聲死無力端
州縣齋云四天濼翠城郭濕城頭窺人萬山立城門朝開寒奔峭
勢欲與人爭出入酬楊明府以詩謝作歸來小影兼示別意云
羊劈天開一門中島一線牂牁痕盧灣漁笛題其簷小影圖云夜
色夢夢月勞勞蘆花飛高笛聲濤聲秋戍削蘆葉颼颼如
奏刀長歌行懷虛舟云我忽不樂呼扁舟一哭未破十日愁茶爾
疲役過半百汗下底事能千秋皆一氣涌現神來氣來之作其題
徐天池怪石松樹歌云天低地昂向落日魯韓之戰方癡酣天池
有筆力如此樵也有臂猶能擔大足以自狀其詩境也答同學問

僕詩云簡也。於為詩刻意。軋新響。當其跨闊步。語亦頗。儻試復。虛自舉。得失如指掌。霜警鐘。候鳴悲。壯秋清爽。草暖蟲細吟。幽咽。春駘蕩。勞或蠶。抽心。輟食入羅網。靜或女懷春。有怨言。倘恍以茲。櫻其生。作苦時。枝瘡。一世取。自畢千秋。敢延想。方寸抱冰雪。萬里。在俯仰。吾希御風返。誰與恃源往。自非駿馬骨。焉得蒙上賞。倘誠。虓虎姿。老死氣。騰上。與升父論詩云。造物者。呈露各自有。氣力文章之根源。厥至。窺命脈。廣以納。諸有細。以一息。神明絕。欺妄語。言。瀦精液。狂簡謬。小儒。愚賤坐大惑。袁生爾何感。使我露肝膈。聲詩之於人。有甚。奔秋。奔無使。心有。鵠。勿冀。名生。翼。如將遊名山。且為言所歷。士生古人後。寧有不。踐。逃。始則。傍門戶。終自。豎。柴。戟。禪。校。轉。渠。帥。揮。叱。返。巨。敵。一。身。數。生。死。百。戰。資。學。識。絕。境。無。坦。步。高。唱。有。裂。笛。彎。弓。石。為。肉。磨。刀。水。先。赤。萬。仞。虛。我。踵。我。射。自。正。直。入。方。踣。而。哭。我。已。遊。八。極。究。其。所。歸。理。靜。破。萬。物。的。要。於。其。發。端。真。氣。貫。虹。霓。遇。之。在。且。暮。昂。長。不。逃。尺。反。身。弗。能。誠。可。任。背。負。刺。其。甘苦有得之言。歷歷自道之矣。

二樵五律。可分寫景與言情二者論之。寫景者。刻意新穎。句多錘鍊。如盤渦。翻大樹。缺岸。陷孤城。馬竭。嘶雲表。人來。出石中。隔花。人共。語。招手。鳥成。羣。水影。動深樹。山光。窺短簷。秋村。黃葉。瓦一半。入斜陽。潮增。夜天。白樹。合晚雲。黃風。長雲。亦厭。江闊。月無。依。水滿。碧。不動。春郊。新雨。晴。清江。清不。極。泯泯。肅心。魂日。驗。魚龍。氣。蒼。

行。蚌。蛤。痕。月。流。動。衣。碎。人。影。入。溪。停。露。靜。叢。葦。白。雨。多。空。地。青。日。薄。濛。花。氣。風。恬。軟。鳥。聲。遠。帆。破。雨。入。疾。鳥。振。江。歸。皆。未。經。人。道。舒。情。之。作。意。多。沈。鬱。全。首。如。瀟。瀟。江。上。雨。云。瀟。瀟。江。上。雨。日。夜。送。殘。春。草。綠。清。明。節。家。無。祭。掃。人。古。今。為。客。地。多。少。負。恩。身。淚。寄。西。來。水。迢。遙。東。去。津。亡。妹。生。日。云。死。後。尚。生。辰。生。辰。哭。死。人。死。長。生。趣。短。生。近。死。年。新。邊。塚。鄰。飢。鬼。南。魂。眷。老。親。滄。江。斷。雲。下。揮。淚。雨。青。春。皆。所。謂。淚。痕。血。點。露。胸。臆。者。斷。句。如。三。十。云。艱。危。疑。造。命。微。賤。益。增。才。見。道。之。言。廣。州。有。傳。余。作。古。者。及。見。呂。石。帆。等。始。驚。喜。尚。在。云。諸。君。皆。不。欲。一。命。尚。宜。貧。翻。用。杜。詩。世。人。皆。欲。殺。意。去。家。云。去。家。無。百。里。入。夢。有。千。端。翻。用。山。谷。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意。七。月。七。日。往。端。州。云。兒。啼。無。母。夜。親。夢。有。方。遊。沈。痛。此。外。律。句。如。南。霧。云。南。霧。萬。物。濕。西。雲。千。丈。高。此。身。有。大。藥。無。病。取。微。勞。畫。鷹。句。云。老。樹。秋。落。日。古。牆。風。滿。原。蒼。然。眉。睫。動。誰。以。羽。毛。論。皆。體。勢。健。舉。一。氣。盤。折。得。浣。花。之。神。

二樵七律。剗削奇崛。微病其過鍊。然如客心。勞似江上。葉日。苦。吟。江。上。風。一。類。之。句。佳。處。自。不。可。沒。至。如。細。雨。人。歸。芳。草。晚。東。風。牛。藉。落。花。眠。沙。銜。日。脚。帆。陰。轉。雲。逐。天。根。雨。勢。圓。則。妍。秀。而。自然矣。蒲褐山房詩話所摘。尚非其至者。余別取其跌宕之作。如。邕。州。云。不。勝。今。昔。親。垂。老。如。此。風。烟。我。再。來。望。仙。坡。最。高。樓。云。短。長。道。路。供。離。別。少。壯。交。遊。半。死。生。邕。州。城。樓。云。歸。心。東。與。急。流。爭。

又見飛帆西去程。知有年華在前路。可教人事但長征。復題望仙坡云。四天風雨。起平楚。一郡雲山。共此樓。得秦述堯岳州書云。巴陵殘雪。見春還。南國鶯花。幾日閒。水落九江。開楚澤。眼明寸碧。是君山開境。云掩書。開鏡入中年。白日黃河。急髮邊。哀樂以來常夢。鬼死生無著。轉疑仙。開鏡一詩。尤超警。以外如夜合花云。鴨頭力。破重胎。綠魚子。深豈一揮黃。睡亦近人翻。與坐暗如。態處才宜光。詠物精妙。貼切。錄別張大谷十二月廿五日云。身先夢去。惟應戀客。並春來不肯。遲淒婉。示友云。殘年殘子無家別。昨夢嬌雛哭母聲。哀厲示衰。曉巢云。憂患以來生。有命饑寒爭。與病歿。身沈鬱。題亡婦禪病圖云。生爲幻女。無身杜夢。入禪天。核笑。囉水。火風。火。離衆。病。去。來。今。佛。說。提。禪。語。入。詩。尤。妙。近。人。胡。步。曾。譏。二。樵。詩。貌似唐人。非知言也。

二樵梨花詩云。梅花去後。人間月。只有梨花。花。二。分。神。來。之。筆。然。從。宋。僧。圓。復。詩。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孔。句。脫。胎。而。出。

錢擇石詩。清真魏刻。神景開闔。體大思精。卓然大家。在雍乾間無敵手。然尙不逮鄭子尹。則以其刪汰未淨。集中酬應之作較多。且才氣騰踔。意境變化處。亦微遜於鄭。集中名作如僮歸十七首。與隆店一首。寄善元。檣于南窪。僧屋過而撫之。雜寫五首。到家作四首之二。皆元氣淋漓。直欲雁行杜韓者。以外五古寫景之工。

者有如初二夜聽雪作句云。宵聲最清。慮况在風竹。而當雪落。深小閣。如空山。題蔡叟竹寒沙碧山莊圖句云。雲蒸曉光。白雷。秋聲。駭後園。一鬢清高。頂肆遐。跋晉句云。一雨洲渚。活荻蘆。風不乾。溪翁夜來。夢已落。門前灑。清遠道士養鶴澗句云。靈阜不抗。雲幽。篁乃紆。澗聲雲氣中。翠與白。杳幻在嚴州十里外。泊句云。天影淺深。水鱗聲前後。山以身入。秋碧。欵悅。鷺與。木蘭詩句云。山綠勝江南。濃苔。枿陰照高。瞻。澗。難上大。嶽如壁。峭穿林。仄。輭。輭。與馬爭。悻悻。千峯。壯九。秒。萬里。歸。一。眺。又云。遙瞻。勢圍台。正。覽。日。光。閃。下。走。紛。鹿。羣。上。飛。絕。驥。野。又云。日。覺。深。山。深。日。忘。大。漠。大。坡。忽。以。駘。高。立。影。峯。聳。深。峪。忽。以。迎。翠。微。影。峯。外。乃。知。開。闔。世。造。物。方。未。艾。又云。夜。蒸。雨。徹。曉。曉。凍。天。已。晴。雲。氣。若。飛。絮。山。坳。寒。不。輕。濛濛。日。亭。午。秋。暑。背。汗。生。涼。颯。振。空。起。突。作。奔。雷。聲。雷。輒。電。隨。電。珠。瑛。撒。地。明。電。收。電。旋。止。山。迴。清。風。清。又云。須臾。雲。吐。納。斷。續。青。馬。遺。雁。掛。人。字。去。天。與。秋。心。高。又云。峯。秀。材。益。茂。月。高。澗。逾。清。出。林。看。隱。隱。就。枕。聞。琤。琤。又云。秋。林。早。晚。住。秋。山。往。復。好。日。行。秋色。中。矯。首。感。晴。昊。又云。徘徊。飛。雨。夕。至。曠。既。巖。曲。薄。霜。被。黃。沙。寒。意在。馬。足。又云。西。出。兩。峯。口。萬。燈。中。夜。紅。回。思。千。山。雲。有。夢。時。來。通。並。洞。庭。東。岸。行。句云。羣。山。趨。暫。頓。脈。已。落。湖。腹。浸。所。未。及。吞。岸。亦。頗。如。谷。實。則。湖。之。餘。非。能。自。盈。縮。興。安。至。全。州。句云。出。士。青。見。根。千。尋。削。巨。凸。或。皆。側。疊。成。石。與。石。相。切。綠。瀑。布。落。處。入。黃。石。巖。

望雙劍峯句云。髣髴不躍。坡對寒無雷。篔簹風萬瀉。瀉松雨千崔。
嶺翠老。着壁起。高豈由人栽。立於靜深內。笑瀑外。喧。過凍河至。
黃牛堡句云。橋南草如毯。草上峯如幢。始憐煎茶頃。勝絕不可雙。
風嶺句云。却望後山雲。迭見來時路。路平盤乃勝。山大折成趣。宿
攝山夜月步至德雲庵前坐松下句云。一榻靜鳴泉。半檐涼出月。
篔簹深下。曲坡萬影非。恍惚刻畫光景。具有獨到。

蘿石七古。硬語盤空。如登燕子磯。望金陵句云。觀音門外春。
風溼。磯石橫。當大江。立磯頭。客袂吹江急。題秋山白雲圖句云。獨
峯見頂不見麓。紙色即雲雲半幅。蒼涼天穢峯影寒。動噓靜噓。前
爲完題陳大明經西溪書屋圖句云。倩人遂作西溪圖。問君未結
西溪。應笑君且復。圖中居劉松年觀畫圖句云。人事无常畫中畫。
畫中看畫無人會。我今猶是畫中人。畫外居然發長喙。送萬二之
陽山句云。上灘下灘灘轉急。上嶺下嶺嶺忽斗。此客非貪趁尉金。
此心直送錢塘口。由盤松石圖爲少宰修公介福資并賦長歌句。
云。蓬攢瓣。幾不一。致石昂不辨。敲不墜。峯峯累石千億成。千億石。
鱗松根生石松。以瘦皮膚青。松以石老鬚鬚。橫題許秋曹道基竹
人圖句云。昨宵雷雨風。怒號夢中吹。折庭槐。梢故園平安。今好在。
我非。饑。風。甯。無。巢。一。竿。儻。借。釣。魴。鱖。涉。海。不。羨。神。山。鼈。王。安。道。華。
山圖句云。十年想望華山圖。但見詩記序跋云。一朝見圖不暇憶。
華山何况畫之前後詩與文。華山遊者或詩文未聞兼以能畫聞。

老人能畫復能詩。文遊華山以來無匹。儻盈尺松雲四十幅。不知
此身猶在屋。觀大唐中興頌刻石句云。天南唐後無此如元公之。
文。魯公書體。識騷人擅雅。畫若鐵柱。撐空虛俯。臨大淵。削崖壁。
三百尺餘。秋翠滴。披草讀之。曉蟲寂。天旣靈。境初何心。客蓄奇。悵。
遠。札。觀。面。石。久。益。欽。兩。公。興。唐。家。國。誠。哉。忠。江。深。山。荒。風。露。溼。不。
語。之。語。精。猶。充。題。南。岳。藤。杖。句。云。梅花修竹。東海。虛。出。爲。我。船。亦。
爲。輿。有。山。可。眺。借。徐。徐。何。必。直。上。峨。嵋。墟。倪。文。貞。公。畫。冊。歌。句。云。
畫山非山水。非水畫。橫非橫。石非石。胸中有物。不得消。墨海。鯨。波。
隨。戲。劇。邵。文。莊。公。溫。硯。歌。句。云。公家香。庵。自。聽。松。硯。今。靜。覆。菴。松。
濃。松。根。石。泉。泉。第。二。松。頂。雲。山。山。九。龍。竹。爐。煮。茶。歐。正。碧。銅。鑪。置。
硯。灰。自。紅。梅。花。萬。樹。雪。三尺。我欲從之。遇。入。冬。將。遊。支。硯。華。山。天。
平。諸。勝。先。夕。繫。船。獅子山下。風雨驟。作天明。益橫。不得登岸。而賦
長歌句云。我所思兮華山天。池。蓮。葉。馨。支。公。任。處。鶴。亭。馬。祖。秋。暑。
清。其。南。獨。峯。模。糊。青。中。有。白。雲。一。線。泉。琮。琤。靈。巖。之。高。何。當。三。百。
六。十。丈。今。者。不。見。但。見。着。烟。橫。皆。勁。氣。直。達。不。假。辭。藻。修。飾。彌。見。
筆。力。之。清。矯。至。如。上。已。登。平。山。堂。句。云。春。風。年。年。柳。移。年。少。行。
樂。我。尙。堪。愁。心。莫。值。滿。裙。女。指。點。飛。花。揚。子。南。法。源。寺。看。海。棠。句。
云。水。遠。山。長。餘。夢。在。鶯。飛。燕。語。繁。紅。度。齊。奴。步。障。底。須。誇。片。段。慈。
雲。淺。深。護。題。吳。鴻。臚。玉。綸。古。藤。詩。思。卷。句。云。尙。書。不。見。藤。自。花。獨。
唱。無。酬。春。日。斜。過。牆。戲。蝶。翻。成。隊。穿。架。游。蜂。已。放。衙。又。云。紫。纓。絡。

挂香風初明年香風還醉余直爲鴻臚偏好古令人閒裏感尙書
又何其婉也。

清人七律學唐者不失之膚廓卽失之滑易學宋者不失之
生硬卽失之纖弱唐人之佳處在與會淋漓宋人之佳處在意境
新穎擇石獨能取二者之長而出以自己之面目渾灑流轉大氣
磅礴不屑屑於一筆字爭工拙到家作四首爲最工外餘如登多
景樓句云第一江山第一樓闌干孤迥俯晴秋幾家北顧憑天塹
終古南朝怨石頭王五春日金陵書來及秋懷之句云殘山剩水
春三閣燕子桃花酒一杯何限斜陽入詩句笑君猶爲昔人哀懷
陳丈向中西安句云重騎代馬堅冰溜已出潼關落木初武昌句
云望望岷峨勢陡迴東流水乍入江來出城樓關連山起對岸人
家兩郡開岳州句云南浮衡岸三秋色西下岷江萬里聲長沙句
云天翠秋暉清復清江山迴合處開城霸圖實始周熊釋騷怨空
傳漢賈生清流關句云廣甯門外二千程齊魯河淮坦迤行突據
岡巒嵩壘險全收吳楚大江橫題施儀部學濂九峯讀書圖句云
乍浦九峯青到海屠墳秋鳥鹿登盤十分占得讀書力一出憑爲
朝士看夜行將至柳前作句云滕縣南來衆山靜徐州東下大河
深浮生那必關天地轉瞬眞憐卽古今明月落將滄海外暫教不
見鬢毛侵蒲州句云維南太華三峯倚自北黃河九曲來俱氣體
壯闊筆力雄健此外五七言佳句如門深筠翠底僧老菊黃餘閉

夢 茗 齋 詩 話

門青竹色洗磬夕陽天倚檐雷晚作剪燭雨宵行人聲清隔潤竹
影密遮山愁以多閒破春難薄暮長隔城山過雨平岸水生香水
清秋更碧烟澹曉無痕市遙聽轉雜屋古意多危萬隊身後影一
夢鬢邊華離園紅樹短庭養白雲寒藥爐人放旅禪榻畫婆姿一
叢春薤玉花白咫尺研山江氣青船迴浦雨初收冷鳥下陂烟忽
斷青石壁翠雲相對起野橋紅棹獨吟來枯枝失勢高驚瓦黑霧
暈時迷妬山語客莫因秋氣動此堂方與病身閒平生幾度逢今
夜寒意當空遠老梅秋在黍梁人語靜路無塵土馬蹄前千尋露
挂起蒼壁萬片嵐蒸生浪苦放艇白蘋花霧曉收罾綠柳柳風晴
飛來黃蝶晚無數圍得青山明一村田園別後黃金盡科第成來
白髮疎酒散狐依斜月坐春穠猶屬老年思觀化本來流水似論
心今有故人知真心到此毋札謹絕藝成來必自矜後水轉爲前
水出左山越與右山迎屋於高處非忘世志欲終焉此讀書踏青
人出村無雨上家船回樹有烟或清新或遒健一洗乾嘉時詩人
靡曼浮滑之習。

擇石七絕之佳者如真州云蓬牕無語看潮生瓜山步低漸
近城多謝竇家門外柳向人今日作清明望石湖云治平寺南湖
翠昏柳枝菱葉見灘痕榜佛不管無情雨一夜吹花滿范村夜過
吳江云一曲簫聲十里風松陵何處月朦朧剛腸不信詞人最眼
對青春嫁小紅徐秀才汪上舍同舟小飲沿蘇堤看桃花過淨慈

寺復憩花港六首之二云。土步魚香玉手羹。浪頭蘊碧活船行。今朝直倚東風勢。惱得無情亦有情。水榭人歸蘇欲封。知魚知我且從容。夕陽苦覺非前度。忒煞薰鬢炙粵濃。蘇堤桃花云。映蝶團飛漫作狂。那知千媚自中央。未能向日輕分笑。嚙瘞纔施薄薄妝。梁聲士秋曹招同諸友飲紫藤花下云。晚來花重曉來枝。今日人看昨日詩。適張大理送此意老藤須不會可能箋乞緒芳時城西春遊云春人相喚挈都藍又叩隋家七寶函。綠動廣寒門外柳。不勝烟露憶江南。修林矮屋翠連畦。趁得山光一帶西。指點玉鈞斜近在。忍寒偏不放棠梨。皆妍秀入骨。知大家不徒以盤空硬語勝也。

如吳歌二首云。青青梅子仁酸劇。惟一箇同船替作飯。半路防相餓。焚香深閣裏。豈不以歡故。機鳴無餘絲。拋卻欲何作。橫塘曲云。吹瘦門前樹。秋鶯坐夢中。橫塘雨猶可。不願橫塘風。皆有古意。余尤喜其題王仲山題滄山水牯牛册子八絕句之五云。頃刻桃花林。牛放我自遊。桃花紅正深。我在不見牛。失牛乃贖我。尋牛却忘家。夕陽一路雲。并不見桃花。前山綠復綠。牛兮莫思我。我今獨思牛。牛我無一可。驀地見牛回。手招直牛口。本非別家牛。費此一招手。招之未必歸。定力何以能。拽將鼻孔轉。猶隔一條繩。以詩談禪。妙在不落言詮。

五絕一體極不易作。攬石集中殊多佳作。非元明後人所辦。

詠琴軒隨筆

王先獻

夢窗詞喜用顏色字對舉；如尉遲杯之朱嬌翠靚，瑞鶴仙之紅深翠窈，祝英臺之紅吟綠賦，解連環之翠冷紅衰，解語花之紅情綠意，高山流水之剪綠裁紅，醜奴兒之倡紅冶翠，絳都春之紅藏翠掩，紅團翠袖，宴清都之紅朝翠暮，法曲獻仙音之斷紅衰白，夢芙蓉之紅消翠冷，鶯啼序之感紅怨翠等，均就景抒寫，極千變萬化之妙。吳詞佳處，固另有在；然即此亦可規夢窗家法之一斑。

宋張謨雲谷雜記云：『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案此俗各地多有，不止沅湘間為然。海南苗民至今猶沿其習，所至燒山以種，三數年後，土地既瘠，又棄而之他。楊師鐵夫謂『焚草木取其灰以糞田耳，非即其地以下種也；今南洋羣島之墾荒者，必伐樹而改為田，蓋又別論』云云；獻意殊不謂然，惟其火種，所以刀耕，若在尋常之田，則無需乎刀矣。

讀史餘論

任家梁

讀元史

鄭所南謂北史之名，宜降爲胡史，修改其書法，奪其僭用天子禮樂，鄭氏固有爲而言。若曰「拓跋也」，「奇渥溫也」，則一而已矣。厥後宋濂修元史，僅奪其評贊，而竟躋之正統，誠不解其何見。列傳中人名，有和尚者，有萬家奴者，有狗狗者，已足令人大噓，所南有知，當如何痛恨于九原也。吾嘗數元胡之大罪有十，而以夷滑夏不與焉。蒙古律「攻城不下，城破輒屠之」，如文州，如通州，如沙河，如常州，如靜江，如徐州，屠毒最慘，靡有孑遺！罪一。孔子則貶爲中賢，儒流則第於倡後，頂禮浮屠，每歲佛事之費約以億兆計。禮義人倫以及詩書典則，掃地殆盡，斯誠名教之奇變也，罪二。忽必烈食文丞相心肝，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此其慘酷不仁，古所未聞，罪三。欲盡殲華人，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積其猜忌，不盡滅吾國之種類不快，罪四。臺省之職，南人輒不得與；而信用烏合馬輩七百十四人，括江南戶口稅，又遣使括金

，又遣使括馬，斯猶盜魁之信其徒黨；而俾之四出劫掠也，罪五。中外土木之工，紛紛不已，建五臺山寺，築呼鷹殿建壽安山寺，修上都宮闕。役民之力，殫民之財，迄無蘇息之一日，罪六。屢采童男女，以至民間訛傳不已；又屢采高麗賤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君臣宜淫，遑恤天下之仇離耶？罪七。東征日本，則十萬之師喪於海島，遂啓東夷之侮，明代倭寇，由此種之，罪八。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攫其珍寶，斷其支體；而以頭爲飲器，斯又鬼神之所憤怒，山川於焉不甯者矣！罪九。蒙古色目人居喪有禁，其于父子之倫何有；且有昏其親女者矣，斯豈人之所宜出，此禽獸焉而已！罪十。其他之背理而喪道者，不可以徧舉。宋濂承明祖指，不肯備載其事，滋可恨也。幸野史大書特書，胡元之穢惡猶存十一於千百，綜而論之：其懷悍，似項羽之屠城坑卒，其賤士，似嬴政之焚書坑儒；其殘忍，似紂之斷脛剖心；其猜鷲，似高洋之芟除拓跋；其好貨，似桓靈之斂錢藏金；其營繕，似東昏

之芳樂玉壽；其荒淫，似海陵之宮闈清亂；其黷武，似楊廣之喪師遼東；其掘墓，似曹操之摸金發邱；其蔑倫，似莫頓之弑父妻母，有一于此，足以亡國而有餘；况兼而有之，斯真決東海之波，不足以流其惡；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罪矣！即徵夷狄，亦宜斥之爲「無道」，呼之曰「獨夫」，而况其非我族類乎？龔氏謂：「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允宜用所南北史之例，降元史爲胡史，參用陳承祚三國志之書法，奪其表志。蓋胡元之所謂兵刑禮樂，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而何志爲？抑胡元之所謂王侯將相，實乃古今之民賊也，而何志爲？自帝昺溺海後，忽必烈之十七年，則師帝在房州之意，宜書曰「宋之後一年」。至宋亡後七十五年，明祖起兵於滁之日，從此還我河山，中原有主矣。此七十五年中，則日月沈霾，宇宙腥羶，譬之龍漢之劫已耳！然卒不許沙漠之汗，干吾正統，以分華夷之界，以正順逆之名，以洗八十年之奇恥大辱。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胡史作而醜夷索虜懼，世有抱種族之戚者，則必用吾言矣。難者曰：「元主中國幾及百年。明祖亦謂：『先世賴其生養，』子何絕之深也？」余應之曰：「胡元之亡也，天下快之，相與痛加醜詆；至不欲再書其國號，改元爲原以絕之，沈德符野獲編言之綦詳。明祖守數千年之學說，

以爲子民而斥君父，不可以訓，斯言也，所以平天下之氣也，明祖過矣。誰認胡元爲吾君者哉；余闕之死，特匹夫之諒，不得以王彥章爲比，彼詎解生養吾民，刀俎之而已。芻狗之而已！當是時也，殘破狼藉，民不聊生，時時有泣涕之聲，抑時時有憤怨之聲，抑時時有揭竿斬木之聲。陳桂龍、黃華、杜桂方、尤宗祖、鍾明亮、黃聖、許劉六十之徒，奮臂一呼，衆輒數萬；及潁州之兵起，而天下皆反，卒逐之于居庸關外。嗚呼？父老苦苛暴久矣！太祖之先世，亦草薙禽獮之餘生耳。城邑邱墟，生齒零落，千載下有餘痛焉，而奚生養之有？明人革胡元之統，而以熙祖仁祖紹宋之統，雖似大過，然而固不得以爲私也。是鄭所南之志也。

讀清史

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自秦漢以來，守此爲政策，以御四海，而靖人心者也。使長此閉關獨立，循其舊法，亦足以治安而無患；無如五洲大通，時勢大變；印度屬于英矣；浩罕哈薩克屬於俄矣；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矣，非以其民之愚耶？嗚呼！天擇既興，物競彌烈，吾觀於此，而膚股栗矣！吾國之民，未嘗愚也，有教之使愚者也；教之使愚，而民于是不能不愚矣，至庚

辛而相形見拙矣！霸者所陰鷲猜忌亂天下，有才士焉，則必愚之，始皇焚書之舉，猶其顯而易見者耳；而更有巧避其名，陰用其術者，義理之勿研，經制之勿曉，巧繪風雲之狀，月露之形，是以詩賦愚之；一字之詁釋，動費萬言，一事之考訂，不憚累牘。徒爲空言，無關實學，是以考據愚之；配之以比偶，絡之以擒挽，拘之以口氣，以先聖之微言，作傀儡之歌泣，是以功令愚之；大卷白摺，一桎梏之形，伏案習書，一鈔胥之役，是以楷法愚之，其愚之也若此，嗚呼！何異持刀而殺之也。經此數殺，而才士乃殄夷而盡矣。朝右無通曉世務之宰相，庠序無痛哭政事之文章，不自笑其無能，而傲人之能；不自愧其不學，而薄人之學。而不知人之將瓜分我魚肉我也！其因造於二千年之前，其果收於二千年之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何怪焉？今而不欲自強也則已，誠欲自強，爲今日計，夫豈有他術哉？毋再以愚人者自愚是已。清初周朗上書請：「二十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二至十七，皆令習經；十八至二十，編使修武，授以書記圖律，訓以軍部，自騎上下，男女咸令習醫。」此與歐美教育之法，日本大和之魂，殆有合焉矣。此爲吾國存亡一大關鍵，果用朗言，則三百年來，以言乎經術，安知箋註之不變爲格致？以言

乎武備，安知騎射之不變爲槍強？以言乎輿圖，安知界線之不變爲測繪？以言乎律歷，安知推測之不變爲實驗？以言乎水師，安知樓船之不變爲鐵艦？以言乎醫術，安知診斷之不變爲科學？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贊上以大有爲；遂使天下至於如此。人明而我闇，人強而我柔，其何以國？宜莫如採用朗言，一洗陰鷲猜忌之習，規模一變，耳目一新，使智者得以殫其謀，勇者得以盡其力，辯者得以伸其說，藝者得以資其材。十年教訓，雖以之西撻歐美，東搗扶桑可也。

不熟審乎彼己之形勢者，國必亡，不能保其復存矣。尊己爲天朝，呼彼爲島國，亦猶昔之北呼南爲島夷，南呼北爲索虜耳！此非英儒斯賓塞爾之所謂情替國拘者乎？一敗於白門，再敗於粵東，三敗于大沽，四敗於福建，五敗於平壤，六敗於楊村，泄沓如故，驕傲如故，各國政體，茫乎未聞，各國富強，瞠乎不察，其何以堪，此天演之風潮矣！自庚子以來，自尊之心，稍稍殺矣，於是一變而爲自卑。崇拜西人，醉心歐化，自視殆不足比於人數。抑又妄甚，以爲西人果無迷信乎？布倫尼何以求福於巨木，天主教何以給錢於魔王；以爲西人習守信用乎？德意志何以售暎眩之偽酒，英吉利何以設浮漚之保險；以爲西人無不

富足乎？世界之繁麗，宜莫如英倫，何以有裸體之民，何以有攫竊之兒；以爲西人能遵法律乎？市政嚴肅，宜莫如紐約，何以濫用職權，何以蹂躪公益。總之：西人之所長，固自有在；至其所短，又何庸諱也。昧昧者不察一例，而頌揚之，西人得勿竊笑其旁也哉？由前之說，正知人得狂疾，而自大也；由後之說，正知人得怯疾，而自賤也。

警者之醫病也，視其得病之源；智者之救弊也，推其叢弊之故，是惟以學救之，何以能之？一曰「讀書」，夫當時之株守舊治，與醉心西學者，吾請以荆公之語贈之曰：「卿輩坐不讀書耳」？廢生緩，緩生拙，拙生陋，其爲人也多暇日，又安能有灼見矣？子思謂「學所以益才」，諸葛孔明謂「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言也。倘能以舊有經史諸百家爲體，以西國政法學、實生學、哲學、羣學、及聲、光、化、電、算、繪、礦，醫等學爲輔。國粹歐化，不使偏廢，庶有以起其聾聵，不至夜郎自大，殺其囂張，不至疾視祖國乎？一曰「閱報」，考庚辛之時，民氣銷沈，殆由不明國事。泰西一國之內，報館林立，無慮數萬家。當時著

名之報，如英之太晤士，法之勒當，德之科隆尼司，美之漢森令，若聚而觀之，論說純駁不一，而互相攻發，是祛偏徇之私，而收觀摩之益。然而麻木如故，吾國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衆之民，報館之設，宜遠過歐美。然僅數十家，又復格於言論之不自由，有識者訥於口而不出聲，由是報章資料，多載俚言，無關宏旨，吾父老輩言念及此，迄今猶抱憾未消也。

大抵心有所蔽，以評量古今，彼己之間，未有能得其平者也。在己則懿之，在彼則非之，揆諸愛國之心，庸有未可厚非者，獨惜自信太過，不曉時勢，矯其弊者，則又自訟己之不諳，昌言人之寬仁；己之所懿，無不以爲非；彼之所非，無不以爲懿，目人以迂腐，自居於俊傑，由君子以觀，兩俱失之。蓋知彼知己，非具至平之衡，至明之鏡，至清之理不可，所謂衡與鏡與理者何也？曰「讀書」，曰「閱報」。而最要者，厥維察史蹟之存亡，體之於心，行之於政，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推之足以強華胄，不推之無以存一身，慎哉！

讀詩偶識

王先獻

詩在六經中，最易說亦最難明。惟其易說，故說者日衆；惟其難明，故歧義滋多；四庫著錄，易春秋而外，詩爲最繁，未入錄及近人所著者，爲數更多，以篇卷論，可謂夥頤沈沈矣！問其果否能得詩人之旨，不惟讀者未之敢信，卽注者恐亦無以自信也。夫詩有門戶，遠始炎漢，三家毛氏，指歸不一，魏晉間三家先亡，毛氏獨傳，故唐以前，殊鮮異論，自鄭樵朱熹等敢於攻序，而衆說淆然，但仍依違其間，未昌言盡棄舊說也。至有清中葉，姚際恆方玉潤等始以己意說詩，不爲古人所囿。自謂盡棄舊說，詩意方活。姚氏詩經通義，方氏詩經原始二書，率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而發前人之所未發，蓋詩學至是，又一大變。二氏之書，吾皆得而讀之。於方氏治之尤久，意所未安者，往往而有；向擬撰詩經方法糾繆，以取其說。曾以二南部份，刊於滬上某報，揭陽林培處先生見之，爲介於天津社會半月刊，索寄全稿，時余適有遠行，風塵僕僕，因循未果。繼思爲學當務其

大者遠者，何暇斤斤與古人爭是非？遂亦不復以此爲念。今偶檢客篋，舊所割記，尙得數十條，因錄之以實本刊。不用舊名者，所說不專方氏故也。嗚呼，詩豈易言哉！孔門多賢，而可與言詩者，商賜而已！前人之說，吾旣得而非之；吾之所說，其敢以爲是耶？聊書其所見爾。

詩之有序，所以明一詩之旨，序亡則詩旨晦矣。馬通伯先生毛詩學序云：「今使讀同時人集，去其前題，而以意測其詩旨云何，鮮有當者，况出於古人二千餘年以上之詩篇哉？古者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其觀風采詩，進於王朝，必記其詩所由作，故序爲國史舊題，無可疑也。」按其所言，謂詩之不可無序則是，謂今之詩序，眞爲國史舊題，則不能無疑焉。孟子引詩追天之未陰雨，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引詩天生蒸民，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兩言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是孔子亦不知其作者爲誰也。今詩序一言爲周公遺成王，一言爲尹吉

甫美宣王，使孔子編詩時，已有此國史所題之序，何以不直美周公尹吉甫，而爲此疑似之言？周公尹吉甫之知道固矣，孔子欲讚之，決不作如是疑似之口吻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或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是三家各以己意說詩，非有所謂國史舊題之序也。

使其有之，則三家何以獨無所聞，而各自爲說？傳授不明之毛氏，又何從而得之？（藝文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是班氏固不之信，而後出之陸璣，乃能詳其傳授系統，甯非怪事？）夫詩因叶韻，播在口耳，並非因秦火而失傳，序之有無，奚俟深辯而後明哉？然則序可廢乎？曰否。序雖非國史舊題，而漢去古未遠，立說多有根據，非後世空頭講疏之比，胡可廢也。居今日而說詩，廢序固不可，泥序亦不可。序之合者，不必故爲立異；其難通者，亦不必過於墨守；參百家之說，以求衷於詩旨之至當，庶免拘墟之嘲，穿鑿之嫌耳。

自來論詩者，以二南與十三國同列於風。然二南之詩與十三國風，絕不相類；一時代不同，二南除何彼穠矣一篇外，皆西周之作，而十三國風則全係東遷以後。二地域不同，十三國風所採詩，限於本國，而二南則遠及江漢之

域。三體裁不同，二南多貴族色彩，與十三國風之采自民間者亦異。故顧亭林以二南爲南而非風，其說甚爲有見。但其承程大昌南籥雅頌爲四詩之論，則未敢苟同。夫四詩爲風雅頌，其來已久，今以南籥雅頌爲四詩，則篇卷極繁之十二國風，反不知所附矣。必欲正名定分，則不如廢四詩之名爲愈也。

關雎 茲篇方從鄭氏，分爲五章，與朱傳異。其四章五章之分，實較朱說爲優。讀者但從采字友字芼字樂字，比而觀之，自得其旨。至二章三章之分，大可不必，蓋求之不得之求字，根上求字來；且輾轉反側一句，正與寤寐求之同意，皆言其思慕之誠，而反復詠嘆之也。

葛覃 小序以爲后妃之本，集傳因以爲后妃所自作，方謂后縱勤勞，豈必親手是刈是漉？后卽節儉！亦不至歸甯尙服澣衣。遂斷爲採自民間。然女師爲貴者所置，民間何得有此，方又何以自圓其說耶？總之序既不可盡信，而史又無明文，只可尋其意義，不必泥其事實；否則杯弓蛇影，轉失廬山真面矣。

卷耳 陟崔嵬，陟高崗，陟彼砠，三章次序，極有條理，而思念行人之情，亦活躍辭間。蓋言馬旣虺隤，則崔嵬之山不能登矣。乃退而思曰：『或可勉登稍高之崗乎？』

而馬既玄黃矣；又退而思曰：『或可登石戴土之租乎？』而不特馬疲不能進，即吾僕亦病不能行矣，吾將奈之何哉？惟長吁已耳。方氏解爲念行役而知婦情之篤，斯爲得之。既又自注或詩人借夫婦情以寓君臣朋友之義，恐非詩人本旨。所謂脫不了道學氣味也。又鄭箋於上我字云：『我，我使臣也。』已屬難通。下我字云：『我，我人君也。』尤無此文例。二我字明爲作者自我，何得釐而二之？

樛木 玩篇中全無婦人祝望其夫之詞，方以纍荒絜等字有纏綿依附之意，遂云祝所天也，未免武斷。以爲祝所依附之人則可，必曰祝所天，固矣。

漢廣 此詩文義晦澀，難得其旨。方以錯薪非游颺地，刈楚刈蕪亦於女子無關，以攻序傳之謬，斯固然矣；然又何從定爲江干樵唱，且驗德化之廣被乎？以篇中屢有刈楚刈蕪，遂云然耶？則妄以臆度，終無當於詩旨。其謂帶寫游女，不過借以抒懷，尤爲無理，豈樵歌贈答，他無可敘，而章章以游女爲言？玩三章詩旨，皆側重游女，其非樵唱可知。且江干非樵采之地，秣駒豈樵夫之役？戀游女固虧彝德，拒樵漢豈便懿行？而云以驗德化，誰其信旃？

麟趾 詩以言志，隨感而發，作者既非一人，首尾胡能一貫？小序以麟趾爲關雎之應，最爲無理，方氏駁之尤

矣；而又疑爲螽斯之應，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

鵲巢 自朱傳以鵲鳩爲况男女居室後，說詩者罔不從之，姚氏駁之，其說偉矣，而朱氏之說固自若也；方氏亦既駁正姚說矣，而朱氏之說仍自若也；所攻者不過小節，所存者乃其大目，聚訟紛紜，舉不能推翻朱說，別標新解；而方氏於昏禮之外，更云告廟詞，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謂鳩多子，故以鳩比而祝多男之說，亦不值一盼。物之多子者衆矣，何獨取於鳩而反覆言之？竊意鳩奪鵲巢，非事之常；百兩之迎，極儀之盛；細玩詩意，或係武王克商之時，百姓解懸，喜而迎之，猶孟子所謂後我后之意，詩人爰詠茲詩，以紀其盛也。于歸謂于歸於周，之子當指武王。然亦不敢必其如此，不過姑備一說耳。

草蟲 案此亦念行役之辭，朱傳差爲得之。至篇篇道南國，稱文王，此自朱傳通病，非但茲篇已也。方氏解爲思君念切，則使詩旨愈晦矣。蓋此篇詩意，酷似卷耳，反覆詠歎，渴念行人之情，亦頗相類；而方氏曰：『其夫偶一在外，遂幾幾乎不自保，其爲淫俗所染，此尙成婦道耶？』其說抑亦陋矣，說詩不可頭巾氣者以此。

采蘋 方云：『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甚不可解。采蘋固不限於澗中，盛蘋亦豈限以筐筥？不知其所教

爲何事耶？觀其歷敘祭品祭地祭人，咸係就實描寫，而非訓人之詞；熟玩之自明，唯苦不知其主指何在耳。

小星 說詩最忌先入之見，有先入之見，則不惜曲爲之說，以遷就己意，而詩義於以支離破碎，愈釋愈晦矣。此詩朱傳以爲棄妾稱美其夫人之辭，方氏以爲小臣行役自甘，皆犯茲病。細釋宵征在公等字，以爲小臣行役尙爲有見；如云自甘，則與朱傳之失無異。推其意，豈非以二南爲王化之基，萬無怨懟之辭耳。試問不同不猶等詞，豈自甘口吻？

江有汜 此詩序與方說俱可通。方以嘯爲悲歎之辭，非和樂意，故指爲棄婦之詩。案說文口部「嘯，吹聲也，从口，肅聲，籀文作歎。」欠部：「歎，吟也。」二字俱無訓爲悲歎者。王右丞詩：「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此嘯字，豈亦有悲歎意耶？且棄婦棄媵，名異情同，何必拔趙旗而樹漢幟哉。

泉水 序云：「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詩無父母終意，陳奐詩毛氏傳疏云：「古者有大夫甯，無夫人歸甯。歸甯乃春秋時制，泉水詩作於衛宣公時，在隱桓間，已非西周舊禮。父母在則歸甯，今衛女嫁於諸侯，因父母既歿，思歸而

不得，遂作此詩，作序者即因之爲言耳。」說甚可據。方氏泥思須思漕之文，而定爲衛媵女和載馳之作，特既云和作，何以未有一言及衛難？餞言餞，與題目何涉？縱云二三章乃假設之辭，不必實有其事；然餞其夫人，亦何至入於衛境，此又不通之論也。

靜女 此詩明明是淫奔之詞，朱傳說殆無可易。方氏泥着靜女彤管等字，以爲非野合之女所宜。其下又適有新臺之篇，遂強指爲衛宣公納伋妻也，不知宣公既納伋妻，則宣姜已爲其室中物，何勞俟於城隅，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乎？故爲立異以駭俗，不知其近越兔蹊也。如云彤管非常女所宜有，靜女非淫婦所宜稱，則自牧歸美，又豈宣姜所宜言？宣姜可稱爲靜女，何人不可稱爲靜女哉？

桑中 方氏駁朱傳淫奔者自作之說，雖能言之成理，必期期指爲刺淫之作，未免仍蹈序說之謬。夫詩人自鳴天籟，當其發乎心而著乎詩時，豈復存代聖人立言之念？儒者說詩，每至男女之私，必曲爲之解，是以詩說愈多，詩旨愈晦，蓋有由也。

鶉有茨 中韓，魯韓詩均釋爲中夜。方氏引說文釋爲室中結構深密處，似未妥，當從魯韓義爲長。

文

人境廬詩草箋注序

馮振

詩人之以專集行世者。自魏晉迄今。無慮萬家。專集之以箋注行者。亦何啻百十數。然吾以爲有不必作者。有不必注者。枕流漱石。簸弄風月。言之無物。於世無益。此不必作也。薰香摘豔。烟視媚行。無楚騷之託意。而顰幌以炫工。此不必作也。至於雲愁海思之感。民胞物與之懷。盤鬱於中。久而一發。必合於興觀羣怨之旨焉。則何可以不作。詩家之以白描真切勝者。不待注。用意之弔詭譎怪者。不能注。小家之若窮囚拘。窮老盡氣於一字一句間者。不屑注。至讀其詩而可視國運。察時變。其辭尤與衍廣博。所謂字字有來歷者。則何可以不注。少陵玉溪以下諸大家之集是也。有清一代稱詩史者。前曰吳梅村。後惟黃公度。梅村之詩。得程迓亭斯介人吳枚庵三家爲之箋。而人境廬一集。獨無人能盡發其蘊者。同門虞山錢仲聯

。以三年之力。爲之詳釋。搜奇抉奧。深蘊畢宣。而後讀公度詩者。於晚清數十年成敗得失之變。歷歷於胸中。是公度之詩。不可不作。而仲聯之注。尤不可不注。固不徒爲公度身後之子雲而已。抑自來能詩者未必注詩。注詩者不皆工詩。而仲聯自造。摛擢腎胃。不懈而及於古。並世勝流。固多稱之矣。以詩人而注公度詩。吾知其必有當也。往者錢牧齋以詩鳴一代。其箋注杜詩。論者謂多得少陵微指。蓋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非詩人注詩。莫能合而爲一也。仲聯生長牧齋里閭。於其鄉先哲之所爲。飮聞而慕效之者久。故其所成就。異代而同符如此。至公度詩感喟國事。淚痕血點。霑胸沁臆。足以激發末世之人心。爲救亡之一助。是尤注者微意所在。而讀者當深會之矣。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北流馮振謹序。

人境廬詩草箋注序

王遵常

仲連箋注黃公度京卿詩既竟。屬爲序。三月無以應。

適讀太史公書。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秦卒爲楚亡。夫秦滅六國。皆以暴取。而楚人讎之獨甚。何哉。予觀屈原辭賦而知之矣。原之所爲。大抵皆忠其君國之辭。欲忠其君國而不可得。日視其宗社之危亡而莫之挽救。不得已而欲見效於文字。故其慮也深。其操也危。其辭哀以思。忠以憤。後人讀之。猶爲流涕。則當世人之讀之者爲何如也。當世人之與同悲者又何如也。宜其激發國人於無既。而終報其國仇於數十年之後。陳涉之首難。項王之驅除。漢高之興國。謂皆原之所教可也。今讀京卿所爲詩。憂深思遠。其庶幾有原之心也夫。京卿丁有清末造。外患沓至。慨然有意於當世之務。而卒莫得用。且終以廢棄。於是遂亦不得已而於文字焉發之。光緒甲午乙未之際。平壤東溝旅順威海馬關臺灣度遼降將軍諸歌。其言尤痛。非所謂慮深操危哀思忠憤者耶。意東藩北韓之間。必有

聞其風而興起。如陳涉劉項之復其國仇者。而卒不可得。

且今疆寇之來。又什伯倍於昔日。則文字之爲用。亦有效有不效耶。仲連多才藝。於此顛危沈濁之中。未嘗不能隨流增泥。以取富貴。乃獨窮老荒江。守京卿詩而好之。且爲之箋注至數十萬言。而尤詳於國難。東北淞滬之役。更效京卿詩。感痛國事。無慮千百。一時大江南北。無不知有夢若靈主者。夢若者。仲連別署也。辛壬之間。亂中相見。慷慨言國事。常至流涕。與予言箋注事尤類。其亦有不得已者耶。不得已而欲求效於文字。而不知文字之未必終有效也。知其未必終有效也。而猶爲之。吾知仲連之心。尤苦於前人之心矣。雖然。屈原之文字。猶能求效於宗國既亡之後。則京卿與仲連之所爲。獨不能求效於宗國未亡之先耶。嗚呼。吾將於此書下之矣。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同學弟王遵常謹序。

包彥之先生墓表

顧惕生

先生包氏。諱獻言。字彥之。幼而岐嶷。生父鍾愛。年才四齡。洪楊復國。八齡喪母。十二喪父。侍奉湯藥。痛失怙恃。嗣於叔父。純孝蒸蒸。嗣父康強大年。八秩稱觴。學使特錫榮典。然先生聰明從師。早通翰墨。不青一矜。尤恬淡可欽。兼擅青烏之術。多有奇驗。懷才莫用。小試於宗於鄉。遜清戊寅。纂宗譜。戊戌。董鄉事。凡興學積穀。百廢俱舉。辦理地方自治。擘畫精詳。辛亥。民軍起義。而先生力任艱鉅。保衛閭里。尤有功焉。歷任邑宰。倚畀如左右手。鄉事多諮詢而行。卒於民國十三年。

夏歷十月五日。享壽六十有八。葬橫山南趨山田中。配王氏。子三。長企棠。次樹棠。三宗棠。克世其家。女二。長守貞。次適楊鶴齡。孫男女十人。先生文孫槐森。長子出。從余遊。好學而實。愛護爲表如右。而繫以辭曰。

管子稱有聞道而好爲家者。有聞道而好爲鄉者。有聞道而好爲國者。其道鈞也。孔子亦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余背鄉離井久。每歸。輒聞橫山鎮包氏世族。代有名。若先生之得道而小試於鄉里。將管孔之所慕。而後之人又曷能已矣。邑人顧惕生敬撰文。

夏鳴隨筆

鄧夏鳴

讀周南采芣詩。三章僅換六字。似甚無味。然諷玩久之。覺其采芣言。以備難產。已非佚樂忘遠慮者比。而其自「采」有「而言」發「將」結「頌」。文固秩然有序。卽其雍容和樂之度。於此亦可想見。朱子所謂：「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者。自可於言外得之。甚矣。周德之盛。與夫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詩

金山

錢夢孫

一笑逢多麗。樓臺擁髻鬢。我來當落日。無限對江山。壞翠因風墮。秋雲如客閒。浪沙綠底事。淘恨滿人間。殘照南朝影。傷心畫未成。秋痕分鳥背。僧語入江聲。磐石隨濤改。金沙貼岸平。眼中桑海感。不必問蓬瀛。

金山看落日

前人

暮雲合璧十分圓。金碧樓臺對惘然。江上夕陽秋最好。山僧留看更何年。

北固山曉望

前人

鐵甕濤聲脚底回。江城如畫望中開。寄奴巷陌秋風早。北府軍屯曉角哀。形勝漫言兵可用。山川倘待我重來。幼安詞句分明記。今日東南要此才。

分明

沈訥

未辨拈花絕話言。分明親證了無痕。甘遠運會存情性。終掃沉冥識本尊。高柳尚垂霜後綠。重陰難敵酒邊溫。已憑一笑傳消息。搗麝成灰莫斷魂。

和平門夜雪

前人

縱對窮陰也自寬。河山猶喜舊金丸。雪粘百雉垂垂白。心共千燈特特寒。竹外憶渠應更瘦。年前來此尙餘酸。國門此夕相思意。豈爲巡簷索笑歡。

湯山觀試砲

前人

穿空金彈掠朝暎。收拾峯巒霧氣昏。似起蟄雷聞百里。可能傳警到千門。夏聲寧止催人覺。舊夢還因入耳溫。記得不眠淞水上。四年前淚總留痕。

哭懷椿兩首

錢大成

料汝定不壽。一命竟蹉跎。諫勸語亦盡。望眼奈汝何。旁觀我獨清。人自負汝多。嗟嗟優曇華。風雨淚滂沱。病中頻念我。傳書意慘結。梁溪歸視汝。沈腰瘦骨立。累累千萬言。面汝轉難說。汝固知我者。撫我肝腸熱。甯知一握手。倏作人天別。妻子究何如。勞生牽瑣屑。有情天亦老。汝命究爲奪。掛壁遺像存。蒼茫淚沾臆。

憶梅次雁迅無題韻

前人

除却梅花不是春。高樓風雨感斯人。月明林下原防誤。酒後吟邊豈盡真。水遠山長仍舊夢。雪香雲冷怨遙津。年時刻意傷離別。迴問羅浮更愴神。

春遊

喬選

春色如人麗。支印步野原。碧堤殷牧跡。青塚遍燒痕。漁唱隔前浦。花光明遠村。朱旂自搖曳。知近酒家門。

還家

廬寄瀨

遊子遠還家。千里奮征騎。行行重行行。積雪消還未。荒村月色寒。行人影在地。漁燈明凍浦。疏鐘聞古寺。客子慣風塵。到眼增離思。隱約及家門。小犬吠籬次。閨人見我歸。和笑相迎致。反身趨後堂。燈光射光輦。爐火正融融。滿室生春意。老親坐對語。弟妹紛然厠。長者理舊書。幼者牽衣戲。乍見遠人歸。歡聲如鼎沸。阿爺執我手。爲語別後事。餐飯能勝常。白髮增三四。兄病方新瘳。姪也甫識字。大妹已生兒。牙牙聲嬌稚。老人林下居。樂事天倫備。父更謂兒言。喜爾將歸侍。曾檢舊書詩。待爾歸辨識。吾母願我言。雙手握我臂。今年育蠶好。纈絲盈篋筒。爲兒製錦袍。留待新春衣。母言猶未已。弟妹私相議。與兄別半年。爲兄洗塵袂。爰命羅酒漿。盤殮雜餚蔬。今夕恣一飽。久曠家鄉味。瓦上積霜華。夜久燈花墜。阿

母閱兒疲。催兒去早睡。臥我舊時床。轉覺難成寐。回思客况艱。寸心頻驚悸。

舟夜

彭天龍

篷窗燈盡夜迢迢。起坐吟詩破寂寥。溪水漲時渾不覺。月明舟已過南橋。

清夜

前人

溪邊花下獨徘徊。消受清風未忍回。柔櫓數聲人不見。小橋搖出一燈來。

枯樹四章天台石橋老人褚傳誥先生原唱仙居楊俊甫先生及吾師戴炳聰先生均有和作謹次原韻成此 陳光漢
歷盡風霜變古今。休誇桃李綠成陰。千年故國滄桑改。百尺空庭歲月深。老幹猶存正直氣。託根原具後凋心。漫云不入時人眼。也免匠人斤斧尋。

翠蓋當年且莫論。交柯枝葉綠侵門。西風白下消佳氣。殘照藍田冷舊痕。已朽尙餘琴瑟調。更青尙望鳳凰存。料應無復凌霄志。故老空多再拜恩。

乾坤浩蕩力難持。樑棟須才值此時。剗剗風霜多慘慘。栽培雨露嘆遲遲。榮枯縱擅神明力。偃蹇猶存龍虎姿。錦樹文章君信否。當年鸞鳳占高枝。

坐禪曾因斬白蛇。無端今又損繁華。西風憔悴喧棲鳥。南

內淒涼噪暮鴉。此日歌殘悲玉樹。他年舞落認羣家。回榮別樣風流在。普舍年開百種花。

寒意難禁病後身。少年却似老年人。池塘芳草青如許。底事逢春不當春。

寒山月夜

龔其華

寄懷梁惜芳廣州

王先獻

梅花枝上月三更。獨向殘垣缺處明。寒寺孤僧初入定。滿山松柏作濤聲。

天涯芳草誤王孫。一度相思一斷魂。契闊關河春易老。飄零琴劍夢難溫。那堪世界成蕉鹿。如此襟期似弟昆。山買沃州歸有日。越王臺上話黃昏。

鬼趣詩

黃光燾

思鄉曲

徐興業

萬山骨立天飛霜。陰風慘淡燈昏黃。猿啼犬吠夜將半。有鬼有鬼奔洪荒。洪荒古爲君子國。而今化作修羅場。借問衆鬼出何許。騰雲跋浪東西洋。大者如山小如豆。猛者如虎弱如羊。東洋之鬼僂僂侏儒極陰險。蛇身牛首無心腸。西洋之鬼鬚髮金黃眼珠碧。貓惡不亞饑魔王。或騎毒龍游大海。或跨飛鳥薄穹蒼。或思窮奇流火星。或徑探險昆侖岡。詐者倘與黠者遇。呼盧喝雉爭短長。強者欲與狠者搏。

雲痕耀影橫煙翠。依約前游夢裏歸。一片澄波應故故。可能伴我泣斜暉。

哭朋三師

吳之英

。山搖海立驚萬方。或立而啼仰而笑。或夜而泣晝而藏。或輕可以一車載。或重難以千鈞量。幢幢往來不知數。磨牙吮血皆凶狂。可憐君子國無人。蹂躪百孔成千瘡。遼海陰雲慘何極。天山明月昏無光。誓奮高宗三年勇。掃蕩邪魔神武揚。待磨干將十萬劍。盡殺醜類與偕亡。今世幾成鬼世界。漫漫長夜中心傷。

銅馬千羣至。滔天撲茂林。罷官先避地。貨廡爲沾襟。病入衰添髮。時危恨攪心。我來慰相問。燈耿夜沉沉。

有感

李醉芳

。山搖海立驚萬方。或立而啼仰而笑。或夜而泣晝而藏。或輕可以一車載。或重難以千鈞量。幢幢往來不知數。磨牙吮血皆凶狂。可憐君子國無人。蹂躪百孔成千瘡。遼海陰雲慘何極。天山明月昏無光。誓奮高宗三年勇。掃蕩邪魔神武揚。待磨干將十萬劍。盡殺醜類與偕亡。今世幾成鬼世界。漫漫長夜中心傷。

江湖歲歲嘆沈淪。孤負年華廿四春。眼底湖山都是恨。怕流熱淚向他人。

晚眺

鄧夏鳴

。山搖海立驚萬方。或立而啼仰而笑。或夜而泣晝而藏。或輕可以一車載。或重難以千鈞量。幢幢往來不知數。磨牙吮血皆凶狂。可憐君子國無人。蹂躪百孔成千瘡。遼海陰雲慘何極。天山明月昏無光。誓奮高宗三年勇。掃蕩邪魔神武揚。待磨干將十萬劍。盡殺醜類與偕亡。今世幾成鬼世界。漫漫長夜中心傷。

地曳斜陽墜。天鈞新月懸。樓高來暮色。風定立炊烟。闌眼三皖入。離魂一線牽。依依雙燕子。飛過畫欄前。

春遊

戴雙倩

竹枝詞

歸期明月上山時。月上山頭郎未知。豈是妾居山過小。還

爲郎處月來遲。

抵湖州

吳中

十畝寒塘掩夕陽。歸人到此一迴腸。家山路遠終難見。且把湖州作故鄉。

河消盡却餘痕。

鏡湖竹枝詞

濮之琦

懶向窗前繡鳳鞋。綠陰門草笑談諧。閒拋果子波生暈。逗得漁郎放棹來。

病中吟

鮑傳簡

楊柳絲絲展翠鬢。桃花深處月華新。管他樓外春多少。惆悵江南臥病人。

客中聞夜雨

郝肅儀

得失無心自不驚。春寒偏動故鄉情。何堪一夜瀟瀟雨。盡作淒涼葉上聲。

風雨夕偶成

詹德毅

醉倚熏籠半掩門。朦朧夜色赴黃昏。天涯月落鶻驚夢。海上波翻客斷魂。千里江山留舊跡。一時風雨盡啼痕。青燈空爲癡情瘦。底事輕寒却被溫。

書憤

金悉經

愁苦催人入醉鄉。吟詩填曲學清狂。此生辜負龍泉劍。長嘯牀頭現血光。

探梅不遇

趙模

不見園中綠萼華。却疑春在別人家。小桃豈是梅兄伴。底事遲遲未着花。

賣花聲

馬立人

十里春泥雨乍停。賣花村女踏郊青。攜筐高唱東風裏。最愛嬌聲隔巷聽。

登惠山

盧亘

抖擻塵勞一看山。片雲飛去忽飛還。歷湖嵐影渾如臥。出壑松聲故自閑。培草不情和石繡。寺鐘如夢與波環。振衣千仞岡頭立。指點家鄉眼色間。

登望江樓

張樹梓

今朝帶淚對江風。慟哭中原血漬紅。獨客登臨無限意。漢家陵闕夕陽中。

野燒

孫敘

元符燈火鬧黃昏。野燒炎炎逼遠村。從此頓成乾淨土。山

乙亥除夕賦懷寄山蘿上海茂元桐城方重怡

放浪吾生十七年。高歌青眼有誰憐。清標每說臨風鶴。孤抱寒於欲雪天。詩酒交遊無俗客。江山舊跡等飛烟。他時采石磯頭過。惆悵狂吟李謫仙。

詩

詞

蝶戀花

徐興業

有酒登臨須醉。寸寸湖山。寸寸傷心地。雲外秋峯浮軟翠。寒侵眉影添憔悴。新恨舊狂都不理。雁雁橫空解寄遙情未。料得紅樓殘照裏。有人偷搵相思淚。

眼兒媚

鄧夏鳴

惺忪曉夢覺來初。脈脈舊情多。回眸微笑。瓠犀排玉。梨頰漩渦。盈盈怕說分離恨。凝睇蹙修蛾。一腔言語。萬般心事。都託秋波。

好女兒

前人

杵搗藍橋。風引瓊簫。竟誰知。比翼鸚鵡鳥。似鴛鴦拆散。沙江夢冷。南浦魂消。猶記河梁邂逅。乍低首。半含嬌。待回頭。偷下霜禽眼。又怕郎瞥見。眉低翠黛。頰漲紅潮。

臨江仙 春晚

馮蕙心

一彎新月窺人笑。幾回惹起愁思。鶯聲嚶嚶柳絲絲。憑欄獨自。無語展翠眉。忽想當年攜手地。如今烟草迷離。不堪腸斷落花時。誰家長笛。特地爲儂吹。

眼兒媚

張樹梓

落花流水證前身。千古斷人魂。金谷花紅。馬嵬草綠。寂寞芳春。斜陽巷陌誰家燕。飛撲馬蹄塵。百代興亡。六朝歌舞。一抹烟痕。

蝶戀花

前人

秦淮曲榭多佳麗。金粉南都。代把興亡替。已死英雄呼不起。殘山賸水供揮涕。柳線因風飄細細。過去青驄。難把長條繫。歌舞湖山聊後爾。夕陽紅到傷心地。

憶王孫 春闈

朱長樂

燈殘月落斗橫西。惟有東風自入帷。愁緒茫茫訴與誰。少人知。玉漏遲遲花影移。

校 聞

1. 本校籌備十五週紀念

本校自民十創辦以來，迄今已十五寒暑，歷屆造就人才，服務社會，所至有聲，良以唐校長戮力經營，乃克成績卓著，遐邇咸聞；茲屆本校誕生十五週年，除循例開會紀念外，校當局思有以壽我校，並鑒於校友分散四方，苦無相聚機會，因擬假以擴大，召集全體校友，與丙子級畢業班同時舉行盛大典禮，預計有成績展覽，名人及文學家演講，並有各項餘興，目下已組織籌備委員會籌備一切，校長為當然委員長外，計分會計，事務，文書三股，會計馮振心先生（主任），高涌叔先生，事務葉長卿先生（主任），吳溉亭先生，張尊五先生，王桐蓀先生，顧增賢先生，文書陸景周先生（主任），錢仲聯先生，王慧言先生；分工合作，努力進行，屆時車水馬龍，學前街上必倍形熱鬧云。

2. 本校出版十五週紀念冊

本校誕生十五週年，除開會慶祝外，欲作永久之保留

，爰有紀念冊之發行，廣贈全國各大教育機關及參與紀念會來賓，茲探得該紀念冊圖文並茂，文字方面由專家撰著，尤屬名貴，計有陳柱尊，錢子泉，唐景蘭，陳鍾凡，葉長卿，陳天倪，顧惕生，錢仲聯，楊鐵夫，童潤之，唐叔高諸先生之十五年來之子學，文學，文字學，經學，版本學，史學，目錄學，詩學，詞學，教育學，經濟學等，蔚然巨冊，蔚為大觀，一大好之萬有文庫也。

3. 本校新校舍實現樂觀

本校創辦以來，校長唐蔚芝先生德高望重，規劃有方，得以日臻發達，益以風氣轉移，漸重國學，於是四方學者，接踵而至，現有同學二百數十人，學籍占十六省，限於校宇，實不能容，去秋及本屆招考，後至者徘徊門牆之外，至有仰止懷喪而去者，拓地之謀，急不容緩，爰相地數十畝於五里湖濱，委託江應麟建築師丈量設計，不日動工興築，需款十萬，雖一時尚未湊足，然已呈請政府要人，文壇名宿及本校諸校董發起籌募，聞同學中熱心協助者

亦不乏人，前途頗爲樂觀，預料落成之後，寶界山前，五里湖濱，山明水秀之區，又得吾巍巍學府點綴其間，固一大好讀書處也；風雨鷄鳴，國粹一線曙光，將從此而發揚光大，無怪同學等莫不雀躍逾恆云。

4. 中大教授繆鳳林蒞校演講

三月二十一日，本校敦請中大教授繆鳳林先生蒞校演講，上午九時起十一時止，題爲『日本近世之統治階級與最近軍人暴動』，剖析周詳，言簡而扼，兩小時中，使聽者對於此次世界所注目之事，洞悉根源，末更勗同學以學問道德是尙，引會文正公卽無事業，仍有學問道德，歸至立言立德較重於立功，尤屬切要，講後參觀全校，極稱辦理完善，臨行時學生會贈以本刊，亦蒙贊賞不置云。

5. 畢業論文題發表

本屆丙子級畢業論文依向例業於三月廿五日，由各教授擬就，送交教務處彙齊發表，計分

1. 周易八卦象爻及象象傳注釋並廣論大義
2. 孟子分類學注釋並廣論大義
3. 左氏兵略旁通經子要論
4. 漢學與宋學今後趨勢之預測
5. 唐詩與宋詩對於清詩之影響
6. 振興中國策
7. 非常時期教育之實施
8. 非常時期國學專科學校課程方案
9. 宋詩品（仿鍾嶸詩品）
10. 紀事詩述論
11. 韓文評述
12. 中

國哲學史綱要；又顧惕生先生爲便利畢業同學選擇起見，另擬題目二十條，計分1. 東方德治主義之文化與西方法治主義之文化論 2. 中國秦漢以後之下層人民教育論 3. 中國徵兵制與募兵制之變遷考 4. 中國歷代民食與其體質強弱之關係論 5. 管子老子同異論 6. 管子修太公之教與孔子修周公之篇籍論 7. 東方西方古今哲學無定論考 8. 東方消極人生觀與西方積極人生觀之比較論 9. 劉知幾史通與近代史法合論 10. 司馬遷史記上紹春秋論 11. 史記體例原出世本考 12. 古禮樂亡佚考 13. 史記漢書中之文化觀 14. 史記漢書中之歷法考 15. 史記地理志溝洫志關係中國疆域水利論 16. 墨子辯經與西洋論理學之比較論 17. 墨子兼愛無父楊氏爲我無君近於大同民主論 18. 詩書執禮必通爾雅一書論 19. 爾雅非字書而以語音通姬漢羣書之義論 20. 六藝百家同歸於治論，畢業同學咸各就其學者所長，性之所近，擇一而作，孜孜矻矻，常處書城，儘量發揮其三年來之見聞云。

9. 校友調查

本校籌備印行十五週紀念冊，內有校友概況一欄，業經製表分函各該校友填示近狀，但有更改地址而遭退回者甚多，特將姓名列出，李希白，畢壽頤，章鵬若，祝廷樞，楊仁溥，林達祖，黃希真，秦艾三，丁儒珍，吳鴻璋，

易義，芮良珍，胡述堯，徐輿，趙履坦，徐友三，柴壽熙，孔令煥，宋寶書，吳世湛，史秩甫，馮書耕，盧國鈞，白謙九，陳茂林，劉子厚，戴錫昌，馬原德，葉潤青，傅鴻漸，陳獻，王正履，周兌庵，孫謙六，蕭佩三，劉漪，于耆年，余曉峯，董南道，王見久，李灼華，李穰，曹書坤，樊恭煊，閻桂藩，胡嘉桂，蔡成章，蹤甯人，以上諸同學近况如何？見到本刊後，即希函知本校，或其他同學有明瞭各該校友者，亦希代告爲盼，俾便進行付刊云。

附註：本期校聞因編者有事，委託任家梁君採訪，本期校聞文責由任君暫負。

本刊辦事人員一覽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股長
兼出版委員會委員長 鄧夏鳴

出版委員兼發行 錢君白 袁葆銘
朱存養 盧巨

出版委員兼編輯 謝之勃 戴傳安
錢大成 黃光燾

出版委員兼廣告 鄭孝倫 虞以道

出版委員兼文書 宋硯樵

聘任廣告主任 任家梁

出版委員兼校對 王先獻 徐縉瑞
唐棣 徐仲銘
馬茂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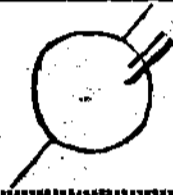
聘任廣告助理 李士杰 吳家駒
陳其昌 虞斌麟

無錫大昌服裝公司

號八七九話電 號七首北橋倉中城

本號承辦華西呢絨嗶嘰

特請高等技師精製



海陸軍警
學生制服
仕女西裝
大衣斗蓬

壯嚴
整肅
摩登
富麗

▲▲▲ 裁製精工 定價克己 ▼▼▼

▲▲▲ 如蒙光顧 竭誠歡迎 ▼▼▼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價 目 表		預 定		零 售	
注 郵 票 代 洋 九 折 計 算	附 外 埠 函 購 逕 寄 發 行 部	五 號	一 卷	特 大 號	每 號
		郵 寄 六 角 五 分	自 取 五 角	另	一 角 二 分
				定	分

廣 告 價 目 表				
補 白	之 四 分	半 頁	全 頁	地 位
				前 內 後 封 後 內 特 普
			二十元 二十元 十六元 十六元 十二元	
		十元 十元 六元		
一元	四元	六元		

國 專 月 刊 廣 告 簡 則

- (1) 廣告如須製版費由委登者自理
- (2) 長期刊登另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登於本刊出版樣本送到後憑合同收取
- (4) 廣告刊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期交付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不得批評非議
- (7) 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任家梁君接洽

國 專 月 刊 第三卷 第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貳分◆

編輯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刷者 無錫文新印刷所
地址 崇安寺二十四號
電話 一二三二號

特約經售處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經售者 各大書局

蘇州

文 學 山 房

敝房創設蘇垣已歷四十餘載專營收賣家藏古今舊籍印行國學參攷用書頗蒙士林嘉許無用贅述迺者承各圖書館委託徵收各省府廳州縣等舊本志書山川水利等參攷用書以及其他經史子集叢書各姓家譜等類不論躉批零星均可隨時收進 貴藏家如有舊儲而願割愛者請逕函敝經理江杏溪君接洽可也再者敝房插櫟舊藉不下有四五千種（印有目錄函索即寄）定價低廉以供採擇如承惠顧尤所歡迎

地址 蘇州護龍街七〇七

電話 七四一（長途掛號）